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2

C. T. LOO & CO.
41 EAST [illegible] STREET
[illegible] N. Y.

NO. 504
HGT.
LENG.

THE GETTY CENTER
LIBRARY

大觀錄宋君臣法書卷三

吳郡吳升子敏彙輯

仁宗知恤詔

砑花淡黃麻紙本高一尺長七尺字徑寸大十七日三字大于詔中書上壓方璽敕字倍大書法豐肥蒼老墨氣精奕斷非令史所辦第或定爲唐明皇或指爲宋太宗按唐自高祖至玄宗已歷五朝不應稱三聖宋自藝祖至太宗兄終弟及僅一朝耳又無緣稱三聖余直定爲仁宗應俟博雅君子考證之

敕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王章深切丁寧斯爲至矣方郡官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法平哉今歊燠戒時動植咸茂而圜牆幽圄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

憂惻加於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澀飾灑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洗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刻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毋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璽十七日

敕

徽宗宸翰二詩帖

帝御諱佶哲宗弟天縱多能怡情詩畫正楷行草筆
勢勁逸初學薛稷後變其法自成一體名曰瘦金意
度天然未可以象迹求也此七五律詩各一首白紙
本高九寸闊一尺八寸餘十行

欲借嵯峨萬仞崇故將工巧狀層峯數尋蒼色如煙合一
片盤根似蘚封院宇接連常藉竹池亭掩映却憑松分明
裝出依巖寺只欠清宵幾韻鐘
風霜正臘辰早見幾枝新預荷東皇化偷回北苑春旗槍
雖不類蕣蘗似堪倫已有清榮諭終難混棘榛

宋徽宗正書千文卷

徽廟萬機之暇留神翰墨行草正楷筆勢勁逸初學薛稷後變其法自成一家名曰瘦金書今卷軸標籤是也此卷白紙五接高九寸長九尺瘦金墨書徑寸大每行十字共一百行又首目一行末款二行上壓御書瓢印左右角鈐長樂未央雪堂二印按崇寧甲申帝御極之四年賈方供奉明金局也

千字文

崇寧甲申歲宣和殿書賜童貫

御府之印　長樂未央　雪堂

徽廟圜丘季享敕書

五色蜀素五幅通高一尺二寸首幅黃色闊一尺二寸五分次幅淡黃色闊一尺六寸五分三幅碧色闊一尺五寸五分四幅淡黃色闊一尺六寸五幅黃色闊一尺五寸週素用泥金繪花鳳金雖脫落形質具存字大及二寸行體清勁每行五六字末行七字共十四行前後御書之寶大璽五方第一方壓朕字上餘鈐縫末草書大敕字依奏二字上壓小璽後附鄭相劄子袁清容跋疏系典故甚核

朕肆求盛典恭事方丘馳清蹕以惟寅奉黃琮而致恪爰即一陰之始式陳三獻之儀乃顧嬪嬙不妄協贊宜加寵錫以示眷懷迄用有成用宏茲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三日

敕依奏

臣近准議禮局承受內客省使賈祥奏宣聖旨
皇后受冊捧冊寶陞殿作至安之曲欲望聖慈許令修
撰樂章添入今來所用儀注取進止十二月日觀文
殿學士正奉大夫中太一宮兼侍讀臣鄭居中劄子

故事圜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奏表學士所
撰翌日復命他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
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
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
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
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
宰鄭公奏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居中
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緣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

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輿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
目實自公始蟬聯宮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
孫出示手敕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書之
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高宗書樂毅論

帝御諱構祐陵第九子也真行草書天縱之能無不
造妙嘗云學書必以鍾王爲法朕得王獻之洛神賦
九行置之几間日閱數十遍覺于書有所得白紋紙
本色澤極佳臨右軍楷法珠圓玉潤骨肉停匀首行
樂毅論下押德壽殿御書方璽末行德壽殿書押御
書二字大方璽周必大書尾紙高宗宸翰之美爲有
宋諸君心畫之冠其祕蹟流傳人間者如洛神賦女
孝經甘泉賦晉唐墨蹟贊靈寶度人經少陵古詩絹
本黃庭經紙本黃庭經桃花源記隨宜詩二十四卷
詩後赤壁賦歸去來辭合有數十種惜予生腕晚遲
徊二十年未獲盡錄展轉于懷終不能舍然耳

樂毅論

德壽殿書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末如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世傳高氏石本間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真蹟自不同耶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鸞飛動衆所共窺天日清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必大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高宗書徽廟御集卷

白紙本紙色極佳楷書端謹全法曹娥碑結體指頂大計首行闕五六字自室則泣起至謹序止紙二接共三十二行另紙用壽卿圖書一方後胡三省袁清容跋清容無款衡山跋考核精詳可稱此卷董狐也

室則泣天性慈惠克廣一祖六宗之仁心何勤如焉何君比焉故發爲訓詞則溫厚之言也作爲典誥則丁寧之誨也以至指麾邊機喻度利害英謀德意修省戒懼無不情文周密動千百言賦詠歌詩垂裕後昆者盈於策牘內禪之後時有篇章縱筆之書造于神化自升靈太微部帙不全顧惟菲德早膺慈訓夙夜思勉不敢怠忽爰命攸司凡御府所藏省寺所掌刻于金石者裒集之祕于人間者賞取之編摹纂類悉有次第成書來上得一

百卷恭覽紬繹如奉音容之睟清日表之明潤追維曩昔
軍前使回迎鑾輿于應天蒙親解玉帶以賜歲月飄忽緬
懷恩育涕泗無從復依故實謹爲敘引用昭示成憲允伸
達孝若夫範圍天地表章六經與三才比隆並二典同煥
詔百世至于萬世則期與子孫共秪於明訓臣構謹序
聖有謨訓後之人寶而藏焉唐虞大訓三代傳寶之若
天球河圖諸器寶云乎哉閣藏御集宋以靖也越若高
宗哀祐陵遺墨藏于敷文凡百卷而親爲之序昔嘗觀
復古殿損齋諸書率肆筆而成此序則用楷法以崇孝
敬孝敬積于中而現于書法者徵是可觀已西清邃密
謹厥緘縢期于啓佑罔缺而復散落人間唏矣胡髯墮
弓抱而號慕彼一時也使其橫棄道側大鴻力牧之後
有子孫者倘然見之當何如耶識者宜深有感于斯魏

文作典論明帝立石大學欲與五經並傳至於隋朝猶存其本典論之永其傳以有斯石立石初心固不望其入隋唐太宗觀煬帝集而語侍臣謂其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而行事則反是不知當時如蕭瑀虞世南輩亦在側否春秋爲尊者親者諱抑當重有感于斯也龍舒故吏胡三省拜手稽首敬書于袁桷清容齋

粵自國家儀文典章之屬咸歸有司而文辭詔令亦各有主掌爲人主者宜若無爲以濟治平然猶兢兢然惟日不足豈其間誠有所好而然也夫人生之所好患其淺而至于藝也藝成而下士或恥之況爲國乎天下之足以動人者不一乘其好以投未有不遂而人主爲尤甚自古奸臣弄國遇明智之主則必內懼以俟其好好之雖正猶或因之以塞其聰明移其耳目哀音怨歌相

與媮佚樂以亡國蓋有之矣謂不當使之讀書者是視
人主爲何如也維昔祐陵以天縱之姿修立法度崇尚
儒學一時姦臣懼其皆然遂使所好若近于藝未嘗不
扼腕太息也家有御集百卷實思陵手書伏而讀之思
昔時之時復重感于此既又惟思陵楷法遒麗方古之
藝名者殆不能過然聞當時大臣正色立朝至有斥論
書之臣于殿上而書尤若是吁是亦好之不失其正已
右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闕簡後稱臣稱名蓋御
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
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于天章閣
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珵
跋亦無歲月可考第云書于袁桷清容齋蓋元袁文清
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闕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

宋亡時纔十有四歲胡跋蓋作于易世之後故不書年月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有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耶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致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思陵詞翰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徵致不滿之意豈帝王之學自有所重耶正德十六年歲在辛巳三月之望衡山文徵明書于停雲館

正德庚辰仲冬望後一日文彭敬觀

宋思陵行書付岳武穆手勅

白紙本高八寸長三尺行書字如錢大筆畫遒整覺靈秀之氣拂拂拂從指中流出詔尾壓大璽一方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二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嘆無斁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鋭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臣應付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熟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

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付岳飛
此宋高宗手札岳武穆飛北伐之勑觀其詞氣體恤調
度得宜以張韓劉楊爲犄角以王趙督錢糧虞兀朮遁
去而促其速進中興事業成在旦夕其曰國爾忘身其
曰素志殄虜君上之知臣下三代以後實爲罕匹宜武
穆之盡忠報國也夫何奸相旋沮之身死詔獄宋帝前
何明而後何闇也書生曰內有奸相邊將何由立功信
哉三復是勑志士不能不爲之隕涕云嘉靖四十有一
載仲秋既望古檇李墨林項元汴謹識

高宗地黃帖

白紙本高七寸五分闊九寸四分正書約半寸大九行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穉根重湯養陳新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日餳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宋孝宗御書政道卷

白紋紙本字指頂大墨氣濃郁孝宗書賜曾覿三字

上押御書之印卷首邊際鈐五雲生印林宗周印曾

覿跋書尾紙

張元素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
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
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
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
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書其言賜曾覿
隆興二年中秋日臣覿等從上詣德壽宮謁見朝回上
御內殿語臣等爲政恤民之道甚難往者蘇湖潦饑發
封樁振濟運綱稽緩出內帑助調小民猶有殍林大盈
之言安知吾心哉顧政不勤則荒民不恤則怨人心然

也吾常戒慎不敢怠忽臣覿等拜手稽首謹稱賀曰誠如聖言毋以逸豫爲期而思海宇之廣邊境之虞必使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歟盛哉上是日閱唐史至太宗與張玄素語隋主有好專之失親灑宸翰以寄其思推廣唐太宗爲治之意語臣等曰吾行有不逮卽時奏毋隱故書此以賜卿臣覿謹捧領謝無任感激伏書于下八月十六日中大夫祕書監丞左諫議臣曾覿記

盜宗止盜帖

帝御諱擴光宗長子受禪登極留神翰藻體倣思陵

此帖白紙高八寸闊一尺餘楷書大半寸許十六行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又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求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亂國亂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宋王知微草書千字文

公名著字知微成都人在蜀明經及第蜀平歸宋授隆平主簿工書筆跡甚媚有家法太平興國三年遷史館祗候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直御書院太宗嘗命中使持示御札多所規益奉詔萃古法書搨石禁中今世所傳淳化閣帖是也端拱初擢殿中侍御史三年卒此卷牙色紙砑花帶粉高八寸長一丈烏絲欄共一百二行首尾各押中書省印一方行筆圓熟雖學過庭稍乏勁氣殆小禪縛律歟宋跋黄絹織藍絲元跋砑花箋烏絲與本身同並楷書而周主客越尤端嚴勁整蹟如星鳳僅此一覩耳

千字文

草書千字文　侍書王著書

王著初爲隆平主簿太宗皇帝時著因進書召轉光祿
寺丞侍書賜以章綬仍供職館殿太宗工書草行飛白
神蹤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倫擬而著書雖豐姸
純熟終慚踈慢及侍御前莫遑下筆著本臨學右軍行
法爾後浸成院體今之書詔蓋著之源流臣越題

趙宣祖從周世宗征南唐得法書必以遺其次子是爲
宋太宗卽位後篤意翰墨遂爲一代彌文之盛淳化閣
帖卽其所作多命王著臨之他日米南宮自以爲高于
著然太清樓帖不及祕閣本蓋以米體雜置魏晉乃不
如著之醇也今世間所收內府舊藏羲獻及六朝人真
蹟大概多唐人雙鉤及淳化搨本有逼真者宣和皆以
七印識之與真價埒不可復辨此帖疑著臨智永本也
鄮見宋思陵臨智永千文與此絕相類云盧陵歐陽玄

跋袁侍郎亨伯家所見至正丁酉七月初吉〔歐陽玄印〕

宋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入蜀遂爲成都人仕蜀爲主簿入朝累遷翰林侍書加殿中侍御史善書筆意婉媚頗多家法太宗嘗從學書黃庭堅以謂著用筆圓熟不易得也今是卷乃其行草千字文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鑑雅有一般態度亦有所漸者然耶予既藏之又重寶之傳者無忽焉

古檇李墨林山人項元汴敬述

李西臺千文卷

公名建中字得中蜀人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甲科
歷官工部郎中判太府寺性簡靜恬于榮利前後三
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構園池號曰
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岩夫民伯善書
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嘗手寫
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蝌蚪文字有詔嘉奬多藏古
器名畫集三十卷大中祥符六年卒子周道周士周
民此卷淡黃麻紙本正書帶行指頂大筆力沈着不
露鋒稜體古厚不失濃肥是得力于虞永興者高宗
時曾入御府有紹興璽宋元收藏藏印

紹興　睿思東閣　畢良史印　鄧文原印　鮮于樞伯機父

景德二年秋八月伊川道士柱史裔孫巖夫民伯寫

內府圖書　寶之　鄒炫瑤印　永章　鄒氏永章

西臺筆法冠于本朝遷幸得一觀

黃友子正觀

陸才夫觀

白舜欽畢仲荀觀　鮮于　東平左尉　四代相印

喻陟明仲王樸才原王備仲文觀

國初五代無能書者唯西臺一人而已信爲奇蹟耳大

觀丁亥孟冬大年題　奉康郡王之裔　東華左監

觀西臺墨寶多矣世京所藏千文尤爲精妙晁端彥美

叔題元祐元年初伏日

余家所藏書畫三見晁氏跋圃田潘勣唐老元祐二年

上巳日題

九江寶嗣祖觀乙酉三月上旬休日

鄭圃李所宛丘康伯可獲攬

汪彥和丙午六月吉日觀

東坡謂林和靖書似西臺差少肉蓋取其韻勝也至於
矩櫟古人始終不變則和靖所不及矣紹興五年秋七
月己亥孟忠厚

歐褚虞陸窘于古人法度世人是古非今但見前賢名
字已立不復更加評議如西臺作字圓轉飛動氣象飄
逸亞鍾王矣然不得齊名數子者出於近世故也廣陵
李樸德邵

嘗見世所謂李西臺書以爲前輩輕于許可及見此書
乃知不我誣也余家藏千文三本僧高閑趙模與此高
草書趙行書此則正書各有妙處覽者自當知之丁亥
五月十二日因雨中閱法書重題虎林逸民 鄭炫瑤印

跋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温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于無錫鄒氏因題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于肥厚之内按黄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恆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眞四廟諱也建中眞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眞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實前七年也鄒君光

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正德十年
五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題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巳月廿又二日後學文彭焚香盥
手敬觀西臺千文于周于舜六觀堂之南軒

陳亞之詩稿卷

公名洎字亞之彭城人官至鹽鐵副使皇祐初行河還卒此卷紙本書法嚴整方稜勁峭與司馬文正同一結搆宋跋自顏長道以下凡十二家中司馬公跋已懸餅金購去可悵耳公孫爲師仲師道而師道字無己尤高介有節故手澤所在熙祐諸名賢樂爲題識也雖無款已與川岳同壽

離郭店馬上迴寄鄉知

迴望離亭映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惜別鄉人駐足觀霞襯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色蕩輕寒遙期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呼樹止陵陽逢辰下建章奇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昭祀祠壇畔聲歌太液旁鳳教鴻作侶天與菊爲裳神雀非靈

異流鶯愧彩章集汙盜我類一舉戛雲翔

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個范增多

寄寶臣寺丞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廬開四尺同寒士櫝罔極君應念露白霜清泣昊天

列三園陋昔賢先域定生連理樹門人多廢蓼莪篇我心

藍溪閑居

白鹿原東虎堠西結廬岑寂映藍溪霜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犂耽枕溜聲疑水宿拂簷山色類巖棲閉門養拙無人問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淩虛閣對雪寄解唐卿藍田

璚滴琳華一夜凝浚虛雕檻曉來凭眼觀銀色三千界身到瑤臺十二層玉灑砌塵供庾斛粉融簷水妬房陵化人宮好分明在恨不同君把袂登

雉媒

朱冠衮背一何鮮聲厲情驕目悍然若道物情皆錫類雉媒爭似鴆媒賢

還劉處士先令公鄖功名錄劉公事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十萬雄師四七勳將略妙欺班定遠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魏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跡尚分今日閒披有遺恨可憐生不遇明君

讀劉蕡策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晁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不畏人言合愧心

謝人惠三峯朱柹
烏椑珍果盆丹名新折紅林蔕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味
甘秋剖楚江萍圓堆玉椀櫻難並剩薦金樽酒易醒應念
茂陵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扃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着池臺淚滿襟何況今朝陵谷畔池
臺無迹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時在藍田聞崔在酒舍
奪鶴韜霞勢漸濃卷簾亭館好支笻乘槎路闊寒凝凍穜
王畦平曉被封天上瑤宮當月圃海中銀闕聳鼇峯思君
不得同吟賞知在旗亭第幾重
南齊
曲江歡宴侍華裾舞拍琴歌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寶解

陳封禪一篇書南齊太祖曲江宴羣臣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湖上逢漁者
雨蓑烟笠洞庭秋獨璽綸輕一葉舟擬共停橈醉天暮緩歌濯足不迴頭

秋日端居
暑退蚊雷靜門閑雀刺稀露莎蛩自急星樹鵲何依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時情似秋鴈一一背寒飛

讀子虛賦
聽辭深恨不同時及到同時位太卑爭似唐皇將頗牧禁中言下用無疑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鄉士大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于先子遺書中得公啓問詩章讀之往往意在棲遲若送行閬中詩公時爲審刑官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墦間之嘆是知君子自重而不苟合者處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竊禽暴焉則非道者爲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弛張莫不仁事功可勝紀哉公忠言実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常恨不得盡見之熙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稿一卷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淡泊愈深若借宅云四壁舊貧盜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已師云他年遠公社若個是遺民藍溪閑適云霜侵僧履蘭三逕秋入農歌雨一犂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聞之者孰

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
藁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爲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
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閬中送行不與
焉逸者可知已十一月三日曲阜顏復書
穆覽詩緬想風跡而欽鹽鐵君趨尚遠矣
書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舍人胸次右丞心爲時黼藻衣冠藪
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劍風流隨處一歌琴
燕詒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　元豐二年三月
廿三日陳留張徽
元豐四年七月於吳興始識公孫師仲師道遂得公之
遺藁以觀長樂林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龐公同爲羣牧判官故省副

陳公與龐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于榻下元豐二年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藁相示追記五十年矣烏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後者賴遺文耳苟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於世可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于羣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陳公固所常聞然不及見也今公之孫以公詩爲示讀之亦足以想見其風采矣元豐四年七月一日高郵孫覺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見其俚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

章平公之孫師仲出公之詩廿五篇以示軾三復嘆息
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陽蘇
軾

轍頃在南都傳道陳君以鹽鐵公詩草相示轍甚愛公
詩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墜世德後六年自歙州還京
師見君于鄭陽復出此詩爲示不可以再見而不志之
也丙寅正月七日趙郡蘇轍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積以故
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
於是獲見其詩稿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郎幸
而有如平日公以父黨教之讀書可也如與之言詩則
未可也已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書

世雄竊伏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有以顯融其後

皆見于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于成書矣世雄不復形
容其略獨念元豐壬戌間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
又三年一邂逅無已于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
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
以相過撫卷悲懌盆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
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之間者金石
所不能殲也南蘭陵錢世雄謹識

如彼泉流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
不減唐朝杜審言嘉定丙子冬孟二十四日眉陽任希
夷敬題

按陳公名洎彭城人國朝正史實錄俱無傳然嘗以歲
月考求公嘗歷知懷州審刑院寶元間自屯田外郎爲
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慶歷五年轉

吏部外郎加直史館改使益梓路六年入爲度支副使尋轉鹽鐵后山集載公皇祐元年以副使行河還卒今史亦失書信矣史之多散佚闕遺司馬遷所謂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非此之謂歟倘非因詩卷長留天地閒曲阜長道顔公侯官宏中鄭公而下諸大賢表而出之則公之景行懿文世之知者益鮮矣雖然公之行事不得書于史冊得見褒述於諸大賢輯成巨軸于百年之後又獲歸諸博雅君子之藏使當世士大夫玩繹嘆詠之不足則其榮何必在彼一時之遇乎嘉定癸酉中秋十七日眉山李皇題

林和靖處士詩卷

牙色紋箋本前後六接每接長一尺七寸中三紙短五寸騎縫鈐濟陽文府印書兼正行大如核桃清勁有墨采坡公詩作行楷匀整得唐人風度第六幅小楷夾注尤姿媚兩公雖顯晦殊塗然品格實相亞詩翰真蹟一卷同載自是墨池至寶何庸軒輊乃元美跋謂此蹟得長公題價踊貴何多幸也而敬美至謂若無坡翁詩此卷當無以重價售者吾輩當以坡翁增重噫二美何其抑揚失實歟夫處士在當時已名動人主後世寶其書即無坡詩亦當貴重况有坡詩則處士聲價雖度越蔡米誰不謂然

制誥李舍人以松扇二柄并詩爲遺今次來韻

編松爲箑寄山中兼得紫微詩一通入手涼生殊自慰可

煩長聽隱居風

孤山雪中寫望

片山兼水遶晴雪復漫漫一逕何人到中林盡日看遠分樵載昨蓋切重斜壓葦蕠乾樓閣嚴城市䟺鐘動晚寒

孤山從上人林亭寫望

林表秋山白鳥飛此中幽致世還稀誰家岸口人煙晚坐見漁舟兩兩歸

送史殿省典封川

炎方將命選朝倫治行何嘗下古人擁旆肯辭臨遠郡登艫還喜奉慈親水連芳草江南地烟隔寒梅嶺上春若過中途值歸鴈慰懷能與致音塵

春日齋中偶成

空堦重疊上垣衣白晝初長社燕歸落盡海棠人臥病春

風時復動齋屏

殿直丁君自沂適閩艤舟惠顧晤語未幾且以拙詩爲索病中援筆勉書數章少塞好事之意耳時皇上登寶位歲夏五月孤山北齋手書林逋記

書和靖林處士詩後　蘇軾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平生高節應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司馬長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頭吟以誚之先生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

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西湖有水仙王廟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夷可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嵒嵒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西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尤更稱耳長公書法匀穩妍妙風神在波拂閒而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塘人卽孤山故廬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迨於今香火不絕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萬歷壬午嘉平月吳郡王世貞謹題

世言林和靖先生字不如詩詩不如人然觀此卷亦自瘦勁有法杜襄陽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豈先生謂耶世人貴耳若無坡翁詩此卷當無以重價售者第蘇長公去先生時代無幾爲長歌題其卷後推重至此吾輩固當以坡翁增重詎使重末而忘其本也若蘇詩則又是其生平合作余兄謂君復爲多幸誠然萬歷丁亥正月吳郡王世懋書于奉常齋中

[illegible] 卷三 [illegible] 八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

公名仲淹字希文吳人舉進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多自公倡之權知開封府論事忤呂相夷簡貶知饒州西夏師起天子以公負物望拔用爲帥及呂相罷召還中外倚以爲治而公亦以天下爲己任日夜興致太平而僥倖者不便朋黨之論浸聞矣公請罷政事出知邠州屢徙內郡請潁州未至疾卒年六十六謚文正帝親書墓碑曰褒賢邠慶之民及屬羌皆畫像以祠羌酋猶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此卷黃素絹本完美無損楷書大半寸餘搆體方嚴點畫勁正昌明博大之氣奕奕于毫端見之題識文潞公至邵子中止在本身陳恭公以下幾百家俱尾紙振古大觀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夫至於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論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

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於後世矣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書

示諭寫黃素爲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裁窺竦髮毛范墨韓文傳不朽
首陽風節轉孤高戊申後二十有七日許昌郡齋中題
平陽文彥博寬夫

夷清韓頌古皆無更得高平小楷書舊相嘉篇題卷後
蘇家能事復何如壬辰歲正月才翁按察富弼題

青州資政寄示小楷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因作詩謝二公兼呈永興觀文相公舜元上

法書遥逐使車還嘉句新從相府頒牢落二賢天地外
孤竹之二賢風流三絶古今間台文競曜高逾麗化筆
交輝老更閑不用悲吟恐飛去豈無神物護重關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黄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
公以詩跋尾遂爲七言因而寄及謹用拙篇記詠殊上
首陽垂範遠吏部屬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
崇亘千禩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祕用昭賢彥心
遠蒙運使度支以資政范公所寄黄素小字韓文公伯
夷頌請許昌文公淮西富公題詩于後才翁復綴雅什
兼寄長安晏公公亦有作衍久玆休退人事盡廢不意
雅故未移悉以副本爲貺俾愚繼之對此怔忪既感且
愧輒爾率強課成拙句奉呈敢言附驥之乘聊爲續貂
之比耳衍上

希文健筆鈔韓文文爲首陽山下人盜止一言旌義士
欲教萬古勸忠臣頌聲益與英聲遠事跡還隨墨跡新
當世宗工復題詠尤宜率士盡書紳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慇
懃耳治平二年五月六日襄題
河東薛嗣昌亢宗觀
丹陽邵亢獲觀熙寧庚戌二月庚寅記時領滎陽舟次
泗上
壬辰歲孟秋月使車按部獲一觀焉執中題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年六十
有三矣癸巳歲夏四月昌朝書
覽才翁家希文手筆伯夷頌輒書短篇于紙尾熙寧庚
戌歲初伏日潁川韓絳子華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
追懷餘思凜生風
許昌題後及今二紀乃熙寧甲寅之歲仲冬中澣之日
念往懷賢不覺恨恨伊川逸老再題
番陽劉定金陵陳祐甫同觀元豐四年三月廿八日
辛酉季冬九日當世題
潁川韓縝王汝屢嘗觀之元豐甲子歲仲秋社日又從
安國借看西府東廳書
元祐二年臘日靖恭楊傑京兆愼宗同觀
洛陽郭彭年建康陳昱同觀宣和夏六月二十有六日
范文正高風表表文采云爲天下後世之仰服蓋不獨
其書也此書皆元老眞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
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彥跋

皇祐三年侍行于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
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二十嗣
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于潁昌伏讀久之
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迪同觀于高平
三瑞堂
清江李開晉陵胡唐老同觀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西京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

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
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
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
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至
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下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
乎天下萬世有功于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
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顔
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
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緣
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

之篤蹟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
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
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眞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甚丁
丑歲得此本於燕揭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
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
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
嘗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眞蹟于二百四
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
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邦瑞主宗祀顧我於雪上
道輒具論顚末俾以刻晏元獻杜忠獻文忠烈富文忠
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識而蘇公詞翰氣
概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期執中輩雖素有抵牾
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

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則二君皆有典刑文學能
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
寶圖繼其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永無斁大德四年二
月初吉陵陽牟巘書
吳興趙孟頫子昂高郵龔璛子敬同觀
伯夷行之昌黎頌之文正書之真三絶也子孫其寶之
哉真定董章
汲郡王𠐿漢東孟淯同觀大德乙巳夏五十日
文正范公手澤獲見于二百六十三年之後扶植綱常
流傳是寶濟南王文羽保定孫杲同觀時皇慶二年歲
在癸丑暮秋大名王亢宗識
文正范公文武忠孝親親仁民之德克周穹壤是以尺
素寸楮觀者歛衽曹操王敦桓温未嘗書不佳也至今

皇祐三年侍行于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
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二十嗣
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于潁昌伏讀久之
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迪同觀于高平
三瑞堂
清江李開晉陵胡唐老同觀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西京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

綱常大義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若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
以王號於其眾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
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
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至
唐時猶有以為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下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
乎天下萬世有功于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
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
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儒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
義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緣
論諫得罪至被以謗誣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

筆實處是其最工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
此跋首述才翁所云於寫伯夷頌亦相關涉因牽聯書
以歸之竹趣先生晚學清江羅志仁拜手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
追媲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爲珍玩
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纔一年耳而楷法謹
嚴一筆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夫書雖細事而最足
以觀人公書如是中之所存可知矣同時如文富韓歐
諸公書之工拙雖或不同而其渾厚端莊則亡以異此
四五公者坐廟堂邦其有弗乂俗其有弗醇者乎世稱
王荊公書如斜風急雨其胸中躁擾可以想見一旦當
國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天下騷然而風俗亦一變而
趨于薄矣厥然温公復古而國再安章蔡崇新而世遂

亂其正與邪皆莫逃于筆墨之間益信心畫之說不誣
然究其大歸則熙寍以前之書多重厚而少輕浮熙寍
以後之書多輕浮而少重厚茲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
予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蹟觀之而竊爲之說如
此故并識之俾來者有考焉大德庚子六月乙巳朔陵
陽牟應龍敬書

文正公爲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贊甚富二百年間
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于燕逸齋李侯時
爲部侍郎得之寶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兩淮都轉運
使來守是邦謁公祠下求公之後人以與之侯盛德也
衎奉檄來姑蘇理海舟之獄范氏之族長竹趣先生出
示幸獲觀焉大德庚子秋七月小子李衎再拜謹識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

唐韓子伯夷頌真蹟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
風熙寍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寶玩也按公書此頌遺
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氏宋亡流
入北方李侯戡得之京師來守吳實魏公之鄉因謁公
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于范氏義莊子孫世守
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於天理民彝則越萬
世而不可泯者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
大舉不能以動其心乃足以有爲也太史公纂史傳思
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
竹君之子遂爲數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
子探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旨而爲之
書蓋公屢以忠讜不容于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
不動心以有爲者其在斯人歟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

至于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彝賴之而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曰　於昭民彝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中允固思皇九有克謐無斁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翼翼其相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予與爾人獲遺書如圭如璠懷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孫子永保勿失惇我風化尚祚皇國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

古之君子之於學也至於成己成物其於天下國家則曰功成治定所謂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蓋物格知至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非苟以為言而已世之君子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若文正范

公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豈特筆墨之妙其爲萬世之慮也深矣後學京兆杜本敬觀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爲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爲聖人或方之以夔禼是豈泛然而爲之言哉觀魏公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爲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歟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筆法森嚴眞可與黃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于德行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者也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于綱常世教未嘗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斂衽起敬至元年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泰不華謹書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爲三絕趙宋諸賢及有元之諸大夫士題詠之不少置其八世孫静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寶已余嘗私竊論之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不待退之頌之而可顯唯得退之頌之則其節爲益顯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不待文正書之而可傳唯得文正書之則其文爲益傳故伯夷之節唯知適於義而已初不計後之頌與否也退之頌之深以爲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初不計後之書與否也三者無心會而爲一虹光渥彩昭如日星之垂天使世之亂臣賊子未爲者而觀此書此頌則神駭心悸而不敢肆其惡已爲者而觀此書此頌則膽落魄喪而無所逃其罪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且文正以清才茂行爲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

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遒
麗過人如此真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
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予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言者
得焉蒯丘韓璵載拜
伯夷頌首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
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足盡
伯夷之心文正公親書此頌匪惟知之亦允蹈之觀其
立身大節亦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豈非
豪傑之士哉其裔孫靜翁先生恬愉樂道獨能保有斯
文而珍藏之觀此者千載清風俱凜然矣後學永嘉鄭
僖再拜書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
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

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不容復贊一詞也至正七年秋正月甲子後學黄溍敬觀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絶也元季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歟展玩之頃頓覺忠厚之氣凜然在天地

開令人毛髮竦立宋朝十相敬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
之表素賢二公猶加企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愧
大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
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購之于軍兵中嗚呼公
之靈在天天佑其忠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
遺澤未艾也譔生二百載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
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也河東後學王譔拜書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曆年月照明珠還合浦
春風長共義莊田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熊列圖再
拜
伯夷古賢人昌黎追作頌文正小楷書尊仰世所共李
侯吾故人收藏萬金重適求尹平江范氏暫假從一日
拜祠下歸諸子孫用二賢因自佳侯德亦捷誦再拜書

五言心薌辦清供大德已亥四月十五日曹南馬紹書
於平江旅次舟中
長白山中名相出首陽山下若人賢古今如此能多少
歲月相望越二千遺墨來從新畫戟故家復取舊書氈
偉哉君子無窮澤留得遺芳奕世傳嘉興張伯淯謹題
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
武未盡美宜二之退之第一唐文人希文第一宋輔臣
韓爲夷頌范爲寫三絕誰歟什襲珍星奎運餘三百年
皇祐慶歷諸鉅賢逮至渡江乾淳後珠題玉跋盈長篇
范氏衰衰饒公侯幽州栝州至蘇州行軍元昊驚破膽
義莊睦族春復秋子子孫孫居吳中指李後人今黃龔
錦囊偶貯此三絕燕香夜寒吐長虹衰衣繡衣觀且誇
故國喬木興咨嗟大尹不吝歸趙璧祠以少牢復其家

提學翰林索我詩肯捐此寶真復奇授者良難受者易
卽此可刊遺愛碑大德庚子春上丁之明日紫陽方回
萬里
企清風兮薇山之陽寶芳帖兮薇露之香意人世不可
以久留兮雷霆下而取將幸鄴侯之巾襲兮儼墨蹟之
未亡把一麾而東來兮文正之鄉喬木蒼蒼兮蘭菲菲
其彌芳嘉先正之有後兮偉德澤之長出此帖而歸之
兮甚魏笏之輝煌時不可兮再得勉世世兮珍藏天台
柯謙
名並日星真細事義參天地在人倫寥寥千古空遺蹟
薇滿西山意自春
伯夷清節韓公頌范老銀鉤韓子傳屋壁遺書還孔氏
誰人得似使君賢金華胡長孺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在青社時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後二百年大興李侯戡得此本于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卽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求書爲賦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嘘自起北海隱膾炙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虹散彩書離孔氏忽自歸金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我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剡源戴表元再拜

小楷青州三絕碑復還范氏事尤奇不知百世聞風者

更有何人似伯夷
古今一理是綱常范筆韓文妙發揚公餓首陽元不死
春風歲歲蕨薇香錢塘仇遠再拜
退之嘗作伯夷頌綱常更爲文章重小范老子翰墨香
吹醒首陽千古夢爾來宇宙三百年封灰不壞寍非天
姑蘇李侯賢太守爲將手澤歸雲玄因憶右軍修禊敍
智永藏之固其所今比蕭翼誰賢愚豪奪何如能樂與
君子於物不留意好德終然勝好古劍許徐君自有心
書還孔氏非無故粟可不食國可辭較之一紙真毫釐
聞風廉立遽如許信哉聖人百世師西山之薇何獨美
向微二字一草耳東海魯連死猶生中書馮道生已死
承平文獻傳至今品題先後如盍簪就中何人合媿死
九錫不是夷齊心楚北村民湯炳龍題

逸齋相公總管以所藏文正公書伯夷頌歸于范氏懷
賢尚德之心士大夫皆樂道之爲詩若文盈軸甚盛事
也不揣蕪陋僭賦小詩高沙龔璛拜手
一時端合極斯民萬世寍無啓不臣此意聖賢非二致
誰令今古共彛倫
墨胎事遠須聲在青社人鈔楷法新尺素郡侯還范氏
先憂天下亦同仁大德庚子二月廿一日書于義宅之
西序
海濱二老本同歸末路殊塗孰是非扣馬匆匆扶義士
可憐未識首陽薇
韓辭范筆照千齡扶植綱常似六經日月爭光宜下拜
莫將此眼對蘭亭眉山史孝祥
先哲吾師表斯文古鼎銘義形扣馬諫書勝換鵝經故

事徵皇祐鄉祠謁仲丁登堂覩遺墨山雨颯英靈
心田垂世遠手澤歷年殊誰購山陰序真還合浦珠身
惟名不朽書與道同符諸老珍題在猶堪立懦夫蜀後
學鄧文原頓首

伏承主奉范君出示先世書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令集題識仰推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
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爾蜀郡虞集頓首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弁識堪舂應
秦買爭藏寶鑱汙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贊喬嶽願推餘論砭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祿
遺象能令百世欽竊頌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
誰人漫浪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敬題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長沙湯彌昌頓首再拜

頌文遙附青雲傳楷法獨推黃素書百世清風元不泯兩公高志更誰如珠遺舊入權臣橐璧返今逢刺史車一卷寶藏同魏笏虹光清夜燭寒虛

翰墨嘗託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古文章翰墨空嬋娟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吏部雄文破鬼膽爲渠喚醒西山夢范公相望逾千齡人物自與皐夔幷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清韓頌高平書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猶畏仰面無生色泚流額珠還氈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佳辭善書嘗有餘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致和元年中秋日金華後學胡助再拜謹書

文正千金士精忠懔不亡勳名山嶽重翰墨日星光喬
木參天古幽蘭疊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高昌
偰玉立再拜

孤竹身爲百世師范公手染退之辭不知青社揮毫日
得似天章論道時

鐵畫銀鉤黃素帖珠還璧返歲寒堂須知此事關風教
子子孫孫盍寶藏吳後學干文傳再拜

青青首陽薇皎皎孤竹子求仁亦何怨清風千萬祀昌
黎述玄聖雄文劇須美偉哉青社書感激有深旨列宿
麗寒旻羣鴻戲秋水李侯信卓犖不惜百金市分符守
吳會開緘授雲耳故物傳衛公遺璧歸孔氏一玩三嘆
息當思繼前軌元統乙亥三月壬寅新安汪澤民再拜

范文正公道服贊卷

白紙本色澤光膩高一尺闊一尺四寸蔵許小楷七行行筆瘦勁風骨峭拔妙得樂毅論法與可跋牙色紙作徑寸大行押神氣充溢望而目竦吳立禮跋饒有古趣餘跋並墨采照耀前後宋印尤緋豔精奕

道服贊 高陽圖書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為辱主豈無狐貉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東蜀文氏

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渲重清勁如其爲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

富川吳立禮題

竊觀范文正道服贊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

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爲同年許比部作道服贊詞莊義舒慇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幅幀疆理復混爲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真蹟而寶蓄之且摹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併公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

以妥重宗祊藻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熙
盜閒文公與可題識云希道比部而不著其名宋登科
記當自可考也卷中有東漢太尉家學祭酒印高陽及
仙系小印皆緣許氏則是贊之爲許氏物蓋已久矣不
知何時而遂失之也計作贊時許公爲平海掌書記耳
熙盜始轉至比部其恬於進取如此於以見許公亦盛
德之士不然公豈肯輕以清其意潔其身者而許之哉
昔公書伯夷頌以遺才翁今復見公爲希道撰書此贊
則希道亦才翁一等人哉宋三百年文運休明泰治熙
治自景德祥符而始盛觀公此贊則公與許公之聯芳
科甲信人才與時升降者爲不誣矣至正元年冬十有
一月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
文正公爲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

勁至今觀之竦然增敬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重此
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
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歟然是贊不載文正集中
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于編次
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
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撲一德名言符六經
至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黃山谷古今名書者猶推文正公小楷筆精而瘦勁自
得古法世人可不知所重耶成化辛丑六月廿日高唐
劉魁拜題
范文正公道服贊其書有法而詞有氣前人題跋盡之
矣余復何言敢僭用公韻敬作遺墨贊欲范氏後裔益
知所寶重云

式觀遺墨端嚴濟楚柳骨顏筋微孰公與龜文龍麟或翔或處烈士忠臣兼文兼武畫見諸形曰心爲主詞發諸口曰學爲府石抉怒猊章成繡虎百世珍藏弗替厥祖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曲戴仁題贊

予嘗謂士君子能爲光明俊偉之事業必先有高潔洒落之胸次爲之地也范文正道服贊所見如此其心身固若蕭然在風埃之外則其所立之卓越千古者有心哉成化甲辰菊月蘭亭司馬亞題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製不可考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必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贊今臧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延陵吳寬謹題

嗚呼道服非儒也而文正有取焉其自清自潔之謂豈
誣也耶然則紆青曳紫而自蒙不潔者誦此多芒刺矣
弘治十年夏四月朔後二日刑部郎中赤城盧濬拜題
于姑蘇公館 希哲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
評贊詞亦古雅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是閱歷後得
之非漫語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柳
道傳吳原博最著魯直結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險側而
過妍媚極類元人筆如揭伯防陳文東輩亦能辦之恐
魯直真蹟已亡佚爲元人所補耳成化中御史戴仁贊
頗得吳興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己卯王世貞識

曼卿古松詩卷

公名延年字曼卿宋城人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
大略爲文勁健于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張
知白勸之仕官終太子中允公嘗上言請爲二邊備
緩急不報及元昊反思其言召見命往河東籍兵鄉
凡得十數萬又嘗請募人使唃厮囉及回鶻舉兵攻
元昊帝嘉納之奉使河東卒此卷黃羅紋綫本擘窠
大書每行三四字墨光熊熊氣岸偉然拖尾黃條跋
下有叔茂父北山之愚二印

古松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澀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
撼半天風雨寒蒼蘚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
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石延年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眞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燒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其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石刻流傳入郡圃中師夏請於使君得復舊觀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爲卓絕因摹刊之以爲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于世藐然從事之盧破屋數間雖不足以蔽風雨而二刻屹立其中未可以爲陋也又

得文昌樓公爲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
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巳未上元日
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閑放者有句必
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横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
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爲寫情非
難狀物爲最難過于體倣或失之俗略于比喻又失之
泛必渾然天成宅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
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于辭章之末又肯
爲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
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蹟于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
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爲塵土之歸而此刻至
今存焉半雲翁性尤嗜古名賢翰墨購求至富故此紙

亦在篋藏故家遺物之列家旣析要又幸必可得而寶
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
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誌余感歲在元黓敦牂
夏五月北山老樵黃樛敬書

曼卿號詩豪發奇索幽祕對語禽鬬樂生香花交樹翁
然伊洛間妙絕稱者亟清放挾滑稽其風如晉靡馬逸
遭躓墮云賴石學士狂調烟花館弗愧街司箠落考褫
韡袍坐嘯傲羣恥作詩喻罷進遺韻寓謔旨排闥就錢
愚博飲略汝爾卒與劉潛醉因巢鼈自擬止酒迨遵戎
枯渴遂及死蒼筆留松篇心畫森規矩古以畫觀人無
乃倒非是躐顏復涉柳廉隅懾神鬼獸柙怒虎兕武庫
耀戟棨當時朱夫子不害肖瞞體道德百代師朱紫曷
足訾曼卿賁在外紫陽衷則匪我今罔異同口舌吾過

矣拙肘嘆莫學師聊以指運几緣辭更高諷諛諛松風
起其人當不亡或在蓉城裏後學長洲沈周
天之酒星化曼卿之神薄遊鶯花世界醉日月於酒船
真能以大夢處世者歸主芙蓉城宜其仙也雪堂翁詩
以實之今想與赤壁化鶴同翺翔其樂無涯曼卿詩句
字畫名賢品贊蔑以加矣豈容言下着語此詠古松墨
蹟余獲拜觀不覺神爽飛越自慶爲平生之幸宏治乙
丑冬十一月十日吳郡黃雲題于華氏之尚古樓

王荆公書萬行首楞嚴經

公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擢進士高第熙寗初拜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新法並興賦斂繁重天下騷然矣大臣臺諫相繼論列貶黜殆盡旱饑民困慈聖宣仁至流涕爲帝言始感悟出知江陵及再相惠卿發其私求去上亦厭之罷判江寧府明年封舒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紹聖中謚曰文此卷牙色箋高九寸長三尺四寸小行楷七十二行南軒評公書初若不經意細玩有晉宋人佳處但例多匆匆草草如其性之卞急耳前後押子昂印陳惟寅元印墨林藏諸印牟𪏭之王叔明二跋並行楷甚佳龍惕子三則從高宗伯牘中錄出補入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余歸鍾山道原假楞嚴首本手自較正刻之寺中時元豐八年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爲元祐矣假本道原卽劉祕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生求男得男是時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爲後舍半山所居爲寺申其薦拔可嘆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其性卞急使然然不妨妙得書法陵陽蹇叟牟獻之書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口舌身意日刼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荆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警禪學

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嘆慨而敬書之

荆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少陵間有古體然書法行筆偏圮爲前人所棄故傳世甚少公退居之後書此經者自悔殘生而已

此經佛氏初入中國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畏自修不敢爲惡耳及傳入中國既久其徒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成爲義學未幾變而爲禪不立文字直以爲一顧盼一話言之頃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捷經一開不唯化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但可施于一已以爲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用之窮理乃亦以之施

於天下國家如行榛棘之塗鮮有不困于幽誤顛踣者韓子欲繼三聖而焚其書卽孟子距楊墨之意也予謂仙佛之爲異端一也然修鍊之徒往往靳祕其術不輕授人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羣生必棄而君臣去其父子夫婦皆歸于我若此不已則天理與民彝不幾于熄乎故詳味此經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龍惕子書

宋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本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官至丞相封荆國公謚曰文追封舒王凡作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使積學盡力莫能到評書者謂得晉宋人用筆法美而不夭豔瘦而不枯瘁黄庭堅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敗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在

牛背此是荊公手書楞嚴經旨要視其所摘乃深于宗
教由其積學累功所致非尋常漫自抄寫可擬況其書
圓轉健勁別有一種骨氣風度俊逸有飄飄物外之想
余家法書頗衆如此本者止獲是經卷世所希見寂寥
之中一展閱之亦可以出生死遊淨土不爲無益絕勝
羅塵絪溺嗜慾饕餮墮餓鬼趣中歷刼不能超也豈特
貴其書之奇妙而已哉墨林子項元汴敬識于攖寍菴

劉原父書南華秋水篇

公名敞字原父新喻人慶歷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公學問淵博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文尤贍敏掌外制時立馬成九制歐陽公有疑質問對使揮答人服其博

絹本朱絲欄高九寸長一丈三尺每行十許字書學顏體絕似蔡忠惠公與忠惠同朝豈以其書推當時第一有意倣之耶卷南渡時爲王相淮藏淮事高孝光三宗議論多有可觀惜不喜朱考亭與僞學之禁毒痡善類不容于清議耳尾紙宋元明諸家題詠名蹟奕奕董宗伯尤後勁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巳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望洋向海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巳若
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
語于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巳而不虛春秋不變
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
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于天地之
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

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
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
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
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
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
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
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
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
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
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
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女惡
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
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爲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
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
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
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
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每讀南華至秋水篇輒三復不能已因得聖從所遺蜀烏絲欄自書之至夔憐蚿以下不錄聊取所賞適云嘉祐庚子秋七月廿九日劉敞邍父題

劉原父嘉祐間得聖從所遺蜀烏絲欄書南華秋水不忘賞適尤爲歐陽公之所寶玩頃嘗見之不能釋手今

得此卷而保其觀湻熙九年六月既望書於東府南窗
金華王淮季海 冀國公章 三省印章
此魯公坐政事堂遇大有爲之君有以折衝萬里之外
而重中原之文獻其從容整暇蓋如此奕惇得從其諸
孫玉成父游一日見此亟請而書之熟視其鸞臺鳳閣
之章三嘆而作曰前之不忍聞後之不忍見而顧瞻疇
昔又如此玉成父其可不寶之耶後學潘奕惇生於嘉
定之癸未後五十八年辛巳拜手以書期風雨之漂搖
而此卷之勿失云修禊日
秋水一篇書不竟都堂三印篆如新中元江左風流事
回首人陳蹟末陳潘桂題壬午九月望後一日
不識劉公字今方覩一斑筆兼歐蔡體品在上中間後
學徐本潤敬題壬午孟冬

嘉祐去晚唐未遠一時名公書猶有唐人風致遼父舜卿輩是也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製至於涪翁全無古人意蓋世降風移使然響搨之法今無能者撫卷慨然元貞二年中秋後五日鮮于樞拜觀因信筆記

原父侍讀高才論議博物洽聞固爲一代偉人然未嘗以書名世而丞相獲以爲寶手自題品識以三省印章想其賞愛之篤亦如原父之好莊文有會于心非他人所能喻也雖然以原父之賢其字畫見重于世自丞相至今百六十餘年猶爲王氏所蓄眞舊物也來者尚謹藏之至正二年壬午五月四日中山李桓晉仲書

莊生秋水雄無敵原父眞書韻有餘丞相魯公題印在後人奚啻寶璠璵薊邱李衎 李衎仲賓 息齋徒

昔予觀歐陽公集古錄知其所託古器物形製量數篆
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參論而後定原父之學
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卿相魯公家所藏
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
豐美出入蔡薛間而無窘束信一時書苑之珍哉柳貫
題［柳貫道傳］［烏羅山房］

把玩劉公一紙書遠從嘉祐迄淳熙魯公手澤都堂印
百世子孫文在玆古遂趙瑛［趙瑛］［趙茂實父］［介山後人］

右劉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王公家藏故物
也公之題識當淳熙九年于是居相位巳幾一年矣故
題云觀于東府而幷用三省印及冀國公章于其後按
公七年以樞密使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
九年進位左揆因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疏封于魯其

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乃其年之六月則冀國印章蓋題識之後所續用也此卷今公四世從孫鉛山縣尹雲翁所藏翁之子闓俾禕書其故如此若劉公書法之妙諸公論辨已悉茲不贅述至正十二年十二月既望宗人禕謹記

宋人書法近古蘇黃諸大家外如劉原父雖不以書自名而意格亦自得其梗概矣後人鋪置點畫如布棋算雖窮歲極力安能有所得哉連日閱晉帖撫此又不覺其三嘆也成化丁未夏六月廿七日長沙李東陽識

此卷金華王相國家故物其印章題識先後賴文忠公一辨正之今爲盱眙陳少卿明之寶藏可謂得所歸矣宏治癸亥冬十一月七日後學吳郡徐霖題

劉原父立馬揮九制其敏極矣而從容賞適之筆端雅

凝重乃復如是前輩風度固未易論也豈獨書哉無錫
邵寶題

盱眙陳明之官至尚書收藏書畫甚富每有李長沙題
跋吾家江貫道江山圖李唐桃源圖皆陳氏物也此卷
最矣董其昌題

薛道祖雲頂山詩卷

公名紹彭字道祖號翠微居士長安人官祕閣修撰工書人稱米薛自呼薛米高自標許如此此卷牙色潔箋本高九寸長八尺五接書體似君謨墨濃筆古騎縫押張晏元印三方跋惜失去紙亦稍有蝕痕

雲頂山詩

山壓衆峯首寺占紫雲頂西遊金泉來登山緩歸軫昨暮下三學出谷已延頸山名高劍外回首陋前嶺躋攀困難到賴此晝亦永巍巍石城出步步松徑引青霄屋萬楹下俯二川境玉壘連金雁西軒列阡畛青城與岷峨天際暮雲隱少城白煙裏水墨淡微影江流一練帶不復辨漁艇東慚梓潼隘右喜錦川迥磐陀石不轉枯栟弄芷穎四更月未出蕙帳天風緊客行敝帑垢到此凡慮屏暫時外方

遊聊愜素心静明朝武江路拘窘逐炎景　建中靖國元
年七月廿四日翠微居士題
上清連年寶享清適絶塵物外皆自製亭名也錄示詩句
未見佳處想難逃老鑒也舊藁不存尚可記憶
雨不溼行徑雲猶依故山看雲醒醉眼乘月棹迴瀾水上
三更月烟中一葉舟寒臨重閣迴影帶亂山流暮煙秦樹
暗落日渭川明平林映日疏野草經寒短霜乹葉飄零日
出水清淺官冷繫懷非吏事地偏相訪定閑人一馬春風
過微雨竹間歸路淨無塵鷗鷺驚飛起秋風菱荇花一徑
入中渚坐來惟鳥啼水雲生四面常恐世人迷綠逕無行
路蒼苔露未晞
曾夢春塘題碧草偶來霧夕看紅蕖無人雲閉戸深夜月
爲鐙曉露凝蕪徑斜陽滿畫橋不眠聽竹雨高臥枕風湍

橋橫雲壑連朝渡雨暗鐙窗半夜棋微波拂涼吹淡煙生
遠樹天寒湘水秋雨暗蒼梧暮乘月多忘歸往返帶霜露
自然鷗鳥親日與漁樵遇去意已輕千里陌深杯難醉九
迴腸灞陵葉落秋風裏忍對霜天數雁行以上雜記然全
章皆忘之矣語固未佳要之恐平生經心一事老友必憐
其散落便風早以爲寄也紹彭上　更有第三編亦不見
來信亦不言及必不在彼不知失去何處如何如何
左綿山中多青松風俗賤之止供樵爨之用郡齋僧剎不
見一本余過而太息輒諷通守晉伯移植佳處使人知爲
可貴東川距綿百里餘入境遂不復有晉伯因以爲惠沿
流而來至此皆活作詩述謝弁代餽師道使君
越王樓下種成行濯濯分來一葦航偃蓋可須千歲幹封
條已傲九秋霜含風便有笙竽韻帶雨偏垂玉露光免作

爨煙茅屋底華軒自在拂雲長
通泉字法出官奴日日臨池恨不如雙鯉可無輕素練數
行惟作硬黃書鄉關何處三秦路馬足經年萬里餘多謝
王華宮畔客新詩未覺故人疎　和巨濟韻臨池通泉爲
如字韻牽作實事不笑不笑紹彭再拜

右宋薛紹彭書五紙薛氏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
字道祖號翠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名並米芾
今書史會要所載是也水邨陸公得此卷特愛重間出
示余爲識數語於後長沙李東陽

大觀錄北宋諸賢法書卷四

吳郡吳升子敏彙輯

李西臺六帖卷

西臺六帖引首有隸書五字土母帖白紙本高九寸一分闊一尺三寸行草書大五分計十行同年帖雲箋有曲脚封字印貴宅以下紙色不一書體涫厚得唐人韻宋元跋品隲精當西臺董狐也

李西臺六帖

土母帖

所示要土母今得一小籠子封全諮送不知可用否是新安欵門所出者復未知何所用望批示春冬衣歷頭賢郎未拾到其宅地基尹家者根本未分明難商量耳見別訪尋穩便者若有成見宅子又如何細希示及　丞押諮

孫號西行少車今有舊車如到彼不用可貸却也

同年帖

金部同年載喜披風甚慰私抱殊未款曲旋値睽離必然來晨朝車行邁適蒙示翰愈傷老懷惟冀保愛也萬萬不勝銷黯見女夫劉仲謨秀才弃第二兒子在東京相次發書去如有事希周庇也建中簡上

金部同年　九月十六日湯世帖碑文三道略表西京之物也懷湘南拙詩附上同院劉學士隲同年邵兵部希差人通達或與面聞也建中又白封

貴宅帖

貴宅諸郎各計安侍奉所示請改章服昨東封須得出身歷任家狀一本弃須齎擎官誥敕牒去未審此來如何行遣也兼爲莊子事已令彼僧在三學院安下近已往彼去

末迴此莊始初見說甚好只是少人管勾若未貨可且收
拾課租亦是長計不知雅意如何也侯親家亦云可惜拈
却　丞押諮劉秀才久在科場洛中拔解今西遊兼欲祇
候府主希略一見也

屯田帖

建中白近賢郎秀才去專馳手書伏想已達左右玄律將
半陰風向嚴公理之外道養無爽此離羣寡侶望風懷賢
無日不然也時光流速同年知心凋落大半耳加之宦途
人事何牽纏至是哉惟再三保愛虔禱虔禱因人無悋玉
音今左十秀才行謹寓狀諮問起居不宣同年兄李建中
狀上　屯田仁弟　十一月十一日

左右帖

左右爲河中有少里會家業被人羅織公途甚是分明希

特與照燭也建中白

齊古帖

齊古同年仁弟相別已是隔年傾渴可量丹訣累垂示翰
益認道友劣兄自去秋患脾胃氣于今餌藥未獲全愈復
差出淮汴口祭醮然無力祗候迴來冷氣又是發動歸休
之計未成多難故也此外別無疾嗜慾已絕訖知仁弟又
鼓益莫且住脚也初夏惟保愛爲切值女夫劉先輩補吏
照應託寓狀諮問起居不宣　丞押書上
齊古同年仁弟　三月六日　近蒙寄到書開却封却恐
是留臺陳公也已附西京去要知之

西臺字得中舉進士甲科太宗嘉之嘗直昭文館改直
集賢院出爲兩浙轉運副使恬於營利乞西京留司御
史臺愛洛中風土遂居之故號李西臺東坡賦和靖詩

云書似西臺差少肉者是也官至判太常寺善書札然絶不多見於世寶祐乙卯夏五建盌堂主題建袁立儒溪翁　黄太史嘗有跋云李西臺書與林和靖極相類但和靖傷瘦西臺傷肥蓋林處士清苦而李集賢重厚各似其作人耳建盌堂主弁錄其語

予近得華山圖題曰嵩高維嶽歐陽公所記神清之洞及李西臺隱居之地在焉軸尾載西臺卜築始末甚詳此帖出於西臺逸筆無可疑者前史官文及翁書

西臺書三十年前極罕得見近數數見之大概雄實篤厚如其人涪翁傷肥之論無乃太嚴此六帖信意行筆天真爛漫尤可愛世誚平園攻媿後邨不善書輒欲評書予之謂歟杭仇遠

李西臺吾鄉有石刻徑三寸許今見真跡遒勁沈着誠

不易得泰定二年四月乙丑望日京口郭畀曾觀同郡
張監共集

李西臺書與林和靖絕相類涪翁評之謂西臺傷肥和靖傷瘦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傷爲不誣西臺之書類其爲人典重溫潤何肥之傷也哉苕溪唐氏易安室所藏凡六帖觀者自能評之當以余言爲然時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會稽抱遺老人楊維禎在雲間草玄閣試老陸鐵穎書

古人書法魏有鍾元常晉有王逸少唐則歐虞顏柳前後相望今觀諸家之書皆瀟灑出塵應規入矩中間柳氏顏氏雖有肥濁瘦硬不同皆各得字之精妙有未易以聲音笑貌及之也下此則宋西臺李建中其書法盡得古人之精妙故能風軌魏晉掃湔塵俗得其一點一

畫者皆可寶玩而况全篇累字如此君子能珍藏之庶
李氏之書不朽矣金華姜月
自憶西臺筆法精良宵長使夢魂驚燕酣展卷晴窗下
秋露春雲洒欲醒文江蕭引高
太古先生與予俱客江盜雖居相密邇而足迹頗踈爲
恨耳秘閣晚出几格間西臺李公墨蹟乃云千里之地
不能交一談而開胸臆思覿之深也如此今昔不同交
誼何異其書法則與嶽麓寺相似間有一二行草可謂
絶今超古者也宜寶之制河王尹實跋
唐人書法自徐浩來已駸駸入於宋矣至蘇黄始一大
變而無復唐意今觀李西臺書雖在宋人當去唐爲不
遠前論謂其有李北海之風是爲知言矣金華高士陳
君大有得寶此帖間出相示觀畢謹識時戊子歲五月

一日也獨山王偁書

余昔景慕前翰林中舍王公尹實檢討王偁蕭引高王門教授同郡姜晝皆以文章顯著其二王公特以篆草鳴於時今予辱廁朝列而諸公已相繼物故不復見矣余雖後生齒亦衰憊閑居每有興感茲偶獲觀諸公題李西臺之遺墨辭翰灑然宛如昨日噫西臺在宋時書能見重於今之世若使吾諸公片紙隻字垂數百年之久亦如今之取重西臺之蹟無異也世世豈乏人哉三復展觀不能釋手遂識以歲月云時正統七年八月中秋後二日國子祭酒致仕金華貝泰題

鍾王書法久寥寞羣議紛紛迷後學西臺遺蹟世應稀見此令人重驚愕文江劉日升拜手

李諫議銅魚詩帖

公名宗諤字昌武深州人宰相昉次子第進士曉音律判太常審定樂器奏斥謬濫汾陰禮成拜右諫議大夫真宗方期大用而公卒矣年四十九風流儒雅藏書萬卷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此白紙本高一尺闊九寸一分行楷大七分

許計七行

詩送士龍腹兄從表弟翰林學士李宗諤上
銅魚四明守竹馬十年兄摻袂河梁別鳴橈澤國行登樓
知日近傍海見潮生郡政應多暇新詩幾首成

孫樞副鈐轄帖

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歷知處州楚州所在著能迹爲左正言論事有直名累官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延州道卒此札白羅紙粉箋高七寸五分闊一尺四寸書十四行

沔啓近鈐轄苑左藏赴任次有書必已呈達左右伏見賢郎掌坐具審尊候萬福及貴眷平安兼言曾侍朝旆至資慶祭奠墳山無任感涕前書敘謝已及意甚幸之沔衰老之態日增日昏齒脫減食乏力固已龍鍾矣欲到越而未能也未卜瞻對徒切企望謹奉此上惟冀善愛不宣沔再拜　通判屯田執事

宋宣獻度支帖

公名綬字公垂趙州人大中祥符初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累拜參知政事卒謚宣獻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筆札尤精妙帝嘗取其書藏真禁中子敏求

綬頓首度支學士近奉宴言深慰勞客忽承手札曲示勤私貺及吳中碑本及藤帽茶奩傷費頗多不敢辭拒但增靦佩之至謹因來价輒奉片幅爲謝綬頓首　四日

宋綬公垂

宋龍圖稚卿帖

公名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預修唐書爲編修官
仕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㦸奏
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公宰相子家
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悉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
必就正焉著書甚多學者多資之此札硬白紙本高
九寸五分書十五行筆法温厚清整有宋印三方

敏求再拜近疎上問起居下情瞻嚮專辱書佩荷厚意歲
晏寒閟比日伏想台候康福關中鎮撫踰年治聲茂建即
膺顯用以舒賢業未款奉間倍冀持養欽頌欽頌敏求再
拜　十四日謹啓　稚卿安撫知府諫議節下

李祕書賤息帖

公名瀆字長源洛陽人杜門不仕多聚詩畫所居木石幽勝王公旦李公宗諤皆與世舊勸之仕不答真宗祀汾陰召不起遣使存問天禧中卒贈祕書郎此

帖紙本高九寸闊一尺二寸行草十二行

瀆悚恐再啓賤息失教先生肯幸臨灑掃延几杖豈宜少緩而迺爾悠悠真罪人比來屬老親爲穿窬所擾尤更煎熬正擬揆日造請安海之召豈宜舍我以徇切願勿渝夙諾今日雖岑寂未塡溝壑尚冀有以効區區也日得暇一紆顧幸甚幸甚瀆再拜

葉學士天休帖

公名清臣字道卿長洲人天聖二年對策擢進士第
二累官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論賈昌朝罷知河陽
軍卒贈諫議大夫公天姿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
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
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此札淡黃紙高八寸闊一尺
五寸書十五行宋印三方元印二方

清臣啓近聞移鎮經走賀封行人未還又聆汝上之拜相
次遞中及急足回繼獲榮問具承福履康裕行期淹速之
詳鄆亦非輕景德中丁監嘗當此選亦朝家方今之重寄
讓官與錫理固宜然仍聞且至丹徒待報弃因納埍相望
三舍畏此觴書雖不及瞻望風色亦可頻詢動止謹專遣
小吏奉書伏惟念悉清臣咨拜

天休資政十兄行府　七月廿七日

又遣幹帖

砑花白粉箋高一尺闊一尺三寸餘行書十三行

清臣啓近遣一幹隨府伉持書弁錄覽二書同詰鈴下計已呈露數日前追胥自彼還辱手教歲不我與忽焉隆夏言念出處光景載環夷險均之政如宿昔天休蹈道深篤報上忠純樂職裕人無有內外顧爲簡書所縛不得車騎相過此可恨耳生拙守退伏盍族尸飡閑齋晝眠後池晚飲惟性所適頗無羈牽長社櫟之扶踈同海鷗之放逸故人不爲念也清臣頓首　五月十八日

又大旆帖

白紙本高九寸四分闊一尺四寸行書大五分十三行

清臣啓近追大旆久侍緒言乍此睽分伏惟企戀伏承已
涓艮日據案署事東南千里蒙福此雖僻陋小邦日企餘
潤甫憩棠茇體中若何聽決餘閑善輔冲守不宣清臣再
拜 七月五日上
資政大諫天休十兄防閤

林和靖二札卷

公名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聞之嗟悼賜謚和靖先生公善行書喜爲詩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嘗識李諮爲公輔器至是諮守杭爲素服臨葬刻遺句納壙中此卷紙本共二幅每幅高九寸闊一尺餘質理厚有隱紋若雲行楷瘦勁氣骨清迥法書中之逸品也停雲館已刻石藏經箋引首李太僕貞伯題小篆三行

和靖處士真蹟　吳郡李應禎題

秋深帖

逋奉白秋深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曾得信未院中諸事如
常否今送到少許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
上瑫兄坐主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　廿二日

三君帖

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曾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愧
感愧牓名必已見了彼珍重者果爲兩手所指矣呵呵如
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四月十七日
所託買物錢二索省是前人留下尚恐不足餘俟面致多
感　紹興樞密承旨司印

此和靖真蹟聶衛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遒勁無
一點塵俗氣與暗香踈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胸中深
有得梅之清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藏之以爲
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孫書于南窗

成化乙未三月望日頎過沈君啓南有竹之居其子鴻出示和靖先生手書二簡拭目拜觀儼如緩步六橋齅寒香於冰雪之中而塵俗俱遣矣遂不揣庸陋援筆綴此於後鴻于展玩之際尚求先生之高風于翰墨之外可也陳頎識 永之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使人保護宛然如新彼人品庸下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二月十六日因觀沈啓南所藏二小簡題吳寬

我愛翁書得瘦硬雲腴濯盡西湖淥西臺少肉是真評數行清瑩含冰玉宛然風節溢其間此字此翁真絕俗開緘見字卽見翁五百年來如轉燭可憐人物兩相求落我掌中珠有足水邊孤墳我曾拜土冷烟荒骨難肉

當時州吏歲勞問於今祀典誰登錄翁固不能知我悲
聊對湖山歌楚曲我歌湖山亦不知惟有春鳩叫深竹
歸來把酒弔雙緘猶勝無錢對黃菊　數年前予與劉
完菴史明古遊杭首謁林和靖處士墓弔之至今高風
清節猶想見于湖山而不忘也近讀東坡先生題處士
詩高妙絕塵誠寡和之曲特借其韻爲作一首書於所
藏處士二手帖後以志仰止之意成化丙申中秋日長
洲沈周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倒臥湖波淥百年何物傷汝廉
山下梅花總寒玉滿城屋瓦鱗鱗然未信誰人能脫俗
紫陌嬉春拾翠鈿歌鐘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閑應門
走傍湖陰濯雙足高平范公遣使來寄以新詩勝餽肉
風節文章厚且淸兩句平生誠實錄才多墨妙更入神

唯許唐翁和高曲果然遺墨似其人如倚清風捫瘦竹
惜哉甫里陸天隨不趁斯文書杞菊　予既題林處士
遺墨見啓南高作在卷中輒復次韻吳寬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淥湖光照眼花絕塵
此老當時面如玉詩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不俗
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得相法
骨瘦神清臞亦足有如辛苦學仙人火冷空山斷葷肉
遺編舊事已陳迹五百年來登鬼錄水流花落兩無情
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人亦清士居不種梅翻種竹
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蓮與陶菊　觀沈石田所藏
和靖先生真蹟及與吳匏菴追和坡韻之作敬賦此篇
首曲字乃坡本韻所謂二義重押者也成化庚子五月
乙巳長沙李東陽書于懷麓堂

我昔孤山訪遺躅春暖西湖泛晴淥山頭草樹不荒涼
知是先生此埋玉念初茅廬結搆完長吏頻顧驚流俗
就中薛李最忘形湖上夜歸曾秉燭先生自樂味道腴
此懷何嘗忘不足惟耽吟詠苦嚘咿役擾心兵削肌肉
詩成又復恐驚世輒毀不使相謄錄誰知造物難盡藏
千古騷壇傳妙曲亦有遺墨落人間留在剡藤幷楚竹
見書瘦硬想其人似對靈均飧落菊　曩過啓南見此
卷謬題其上今復見之則啓南次蘇長公詩韻而吳李
二內翰繼之不能不使人技癢也故又續貂于後啓南
尚于冰霰之餘暗香疎影之下次第而歌之先生有靈
盌不泠然御風來聽耶頎志
乾坤悠悠書兩幅墨光深照西湖淥人間翻覆等浮雲
此紙完全如璧玉少陵瘦硬真入評右軍姿媚宜云俗

想當援筆對梅花誰用官奴寒把燭自然心畫得天妙
一字百金酬不足乃知形貌列仙臞石帶烟霞山少肉
巍巍氣節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後錄東坡去後古祠荒
月下不聞迎送曲遺跡君家豈偶然天遣清風激修竹
憑君開卷望孤山三灌薔薇咀秋菊　張淵
咸平處士骨已槁尺素誰傳雙鯉魚寶藏尚有安撫印
遺稿原無封禪書人清併遺烏亦好字勁宛得梅之餘
東風古寺揩倦目想像西湖雲水居　石田沈君請飲
寶幢教院書和靖帖見示因賦此詩手癢未愈寫作皆
不工眞痡此卷矣宏治癸丑二月廿六日程敏政識

韓魏公二帖卷

公名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舉進士方唱名奏日下五色雲見嘗益利饑爲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命往經略公與范公典兵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臣拜樞密副使尋避讒請外知揚鄆定嘉祐初迎拜樞密使三年平章政事至和中帝弗豫皇儲未定中外惴恐公乘間密啓贊立英宗及即位有以定策爲言者正色謝止太后撤簾還政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判公執政議齟齬求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未拜薨年六十八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櫪馬皆驚贈尚書令謚忠獻兩札並牙色紙本高九寸闊一尺六寸正書結體大如圍棋子前乞歐公作晝錦堂記後則敘謝也筆法絕類平原

小懇帖

琦再拜啓琦有小懇容易干聒台聽琦向者自弁易相事
閒公暇因闢後圃起一堂名曰晝錦蓋取古人榮守本邦
之義時杜正獻公以降往往有詩以光賁之已而被召歸
闕常欲求公文百十字以記之爲鄉中不朽之事拜接幾
十年卒蓄縮不敢措一語今守相趙元甫知琦欲有求于
公遂能用心獲一美石磨礱已就且有書見督云早丐公
文至則便可鐫立琦以此不自量度輒以誠請公若憐而
許之不獨夸耀閭里誠獲託公文遂爲無窮之傳矣如曰
未可幸恕妄作皇恐皇恐謹奉手啓上聞不宣琦再拜啓

敘謝帖

琦再拜啓信宿不奉儀色恭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晝
錦堂記容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

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者徒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但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布之大恐為君子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啓敘謝不宣琦再拜啓

參政侍郎台坐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

十月庚辰朱熹

王文公湖北札

珪字禹玉成都人徙舒登進士甲科嘉祐中立皇子

命草詔請對而後草歐公歎爲真學士元豐中拜門

下侍郎定策立哲宗封岐國公薨年六十七謚曰文

此札白粉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三寸書六行有朱印

珪啓汗後下血不已其勢殊可怪然今已小愈矣過賜存

誨不勝感激朝夕馳見且復手啓不宣珪再拜

湖北運使郎中坐前　初二日

孫侍讀子温帖

公名甫字之翰陽翟人進士及第杜祁公薦爲祕閣校理應詔陳十二事名三聖正範改右正言歷官至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贈諫議大夫此札白紙高八寸三分闊一尺二寸行書大七分十一行

甫啓虞候還附手啓必已呈左右節級歸又辱啓誨承即日體況休豫深以爲慰舟船極荷應副已差人申取亦欲完葺也有所教令時惠一音餘惟順時自重以竢迅擢不宣甫手啓　子温運判屯田同年侍史三月廿六日謹空

富鄭公修建帖

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慶歷二年奉使契丹往復論辯不屈歷拜學士樞密力辭帝使宰相諭意乃受時命范公主西事公主北事尋帥青州振饑爲天下法至和中拜中書與潞公並命朝士相慶遭喪去位英宗立召還判揚州封鄭國公熙寧初入覲肩輿上殿坐訪治道足疾求退判汝州懇辭歸洛六年薨年八十謚文忠配享廟廷此札紙本高八寸闊一尺四寸行書十四行有收藏印五方

弼修建墳院得額已久先人神刻理當崇立今天下文章惟君謨與永叔主之又生平最相知者永叔方執政不欲干請獨有意于君謨久矣但爲編次文字未就故且遷延昨因示諭輒敢預聞下執𠰥非發於偶然惟故人倫察少

安於下情也皇恐皇恐院牓候別書聞後圓覺偈亦如教
刊摸也哀感何勝何勝𢤱又上温柑絶新新盡薦于几筵
悲感悲感𢤱又啓

文潞公祠部帖

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人登進士第轉運河東復銀城河便儲粟元昊來寇知有備解去貝州王則反久不克公往平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外至和中復召拜與富公並命朝野懽賀帝暴疾公留宿殿廬宮禁肅然命判河南府封潞國公英宗立以建儲前勞加侍中公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裔紹聖初薨年九十二謚忠烈此帖紙本高八寸闊一尺餘行書大寸許十行筆法剛勁有骨力

彥博頓首祠部同年近累得來翰深荷勤意審美轉伏惟歡會未涯披對春中萬萬愛重彥博頓首　靜萬已至且令模書必應過夏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二札卷

牙色綿紙本二札俱一尺高前札闊一尺七寸後札闊一尺三寸行草書大如指頂用筆殊率意不甚工然諸跋最精樓洪二跋字大於古錢楊跋端楷似率更泰不華尤絶少名蹟騎縫有弇州諸印

仲淹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横費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缾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虵散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　七月十四日

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碁侶也先託伸意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承奉 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
勝仲淹此中無事 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
書來專送上近得 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
也暑中且得未動爲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矣加愛
加愛不宣仲淹上
師魯舍人左右 四月廿七日

師魯自均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與
者如此四明樓鑰書紹熙三年十月晦日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
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
見世賢者困厄至此人到于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石
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洪邁書

方范文正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實上

書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此一卷帖情義諄諄不啻兄
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爾
淳熙己亥清明日梁溪尤袤謹觀
佳客千山得得來主人雙眼爲渠開逢人莫說當時事
且泊南亭酒一杯　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范於
南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淳熙戊
申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於時直范公
者相屬於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才之
盛矣師魯既貶監郢州稅觀范公二書中語略不及當
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已被黜而加存問蓋范公所論爲
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書末云惟君子爲能樂道前賢之用心於此可見矣二

帖筆力遒勁有晉人遺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世
寶之至元三年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泰不華書

靜翁又近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情古
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他帖尤當珍愛學士大夫所
願見而不可得者況尤樓洪楊四公之題識亦豈復可
得哉賢子孫宜永保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陽
胡助謹書 古點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出知饒州秘
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
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
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
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遺問若曰日給外月月
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邠酒候送鄧醞合花虵散

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䘏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鎭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來鄧以存歿託公則公之與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然楊洪二公跋語以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有不須與衆云云之戒今帖中乃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嘉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言證之則非疾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鈐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物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嘗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況蓋謚宣簡云東陽後學柳貫謹識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于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及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

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至正七年春正月甲子後學黃溍敬觀

范公與尹舍人往還書一卷當有與衆云云帖而逸之觀洪楊二公跋語可知也後人不見此帖乃改跋中三字作二字耳覽者當能辨之元統乙亥春三月壬寅新安後學汪澤民謹書

景祐四年文正公既以言呂夷簡出知饒州尹公師魯亦貶監郢州酒稅慶歷四年尹爲涇原經略以爭城水洛事爲董士廉所訟再貶均州監稅時文正公在政府也踰年公出知邠州又改鄧州此二帖蓋在鄧與尹者夫以尹公之賢文正公於其生也通以書而盡其慰問之誠歐陽公又於其歿也爲之銘以致其痛惜之意好

賢樂善固如是哉至元四年後戊寅十有一月望後學
鄭僖書

文正公與尹師魯帖詞翰俱不易得名公題跋又盡善
愚何幸親見之成化辛丑六月廿日高唐劉魁拜識〔社〕
尹師魯何如人而克致范文正公之敬愛若是耶余嘗
考之師魯以靜退爲樂以古文矯俗其行高學古可知
矣及觀文正黜知饒州師魯請同降黜其臣節友誼又
可知矣其爲文正之所敬愛爾帖往還契之若金蘭而
友之若兄弟也噫觀文正遺翰留芳千載一日師魯之
名得與同垂不朽亦何幸哉成化辛丑秋八月八日句
曲戴仁敬題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
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與師魯者

其一已刻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真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顧歸於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吴寬謹書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札蓋家人寒暄語耳未幾而爲師魯經紀身後志其遺行至今爲士林所稱則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此實基之故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學樓宣獻鑰楊文節萬里明吴文定寬之學行元柳待制貫黄文獻溍之詞藝汪文節澤民泰不花忠介之死節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公風猷節概固有相感異代者敬爲識之考胡古愚跋稱尤樓洪楊尤是文簡公袤錫人也以祕監終得謚文簡豈贉池脫落時佚之耶萬歷乙卯秋日後學王世貞敬書

范忠宣日企帖

公名純仁字堯夫皇祐初進士第治平中議濮王典禮不聽家居待罪尋詔起神宗朝命條古今治亂作尚書解以進轉運成都戒州縣不得遽行新法荊公怒斥外哲宗立除給事中時司馬公執政公臨事規切進知樞密院三年拜僕射帝親政章惇入貶永州徽宗立乞歸許疾革口占遺表明宣仁太后誣謗孰寐卒年七十五謚忠宣此帖白紙本高九寸闊一尺二寸五分正書大四分計九行

念者日企軒馭之來以釋煩渴天氣斗寒必已倦出應且盤桓過冬況伯康初安諒難離去咫尺無由往見豈勝思仰之情更祈以時倍加保重其他書不能盡純仁頓首上伯康君實二兄坐前　九月十一日

范侍郎故人帖

公名純粹字德孺以蔭累官至戶部侍郎紹聖中用事者欲開邊釁論公守慶時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旋以黨人奪職徽宗立再起再黜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卒年七十餘公沈毅有幹略才應時須論事多剴切無忝文正公忠宣子弟云此札白紙本高八寸八分闊一尺三寸行書大七分計九行

純粹啓久不見故人每以依仰東吳山水之國風物秀麗
食飲佳孅想全翁甚樂之也純粹守此五年矣比再滿才
歳餘耳淺拙自力無足言者親老得此地涼疾體稍便二
家兄到晉數得書三家兄且安職然去意常在也何當款
語以舒遠情惟此可道純粹上

韓康公從事帖

公名絳字子華雍邱人中進士甲科歷官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歐公率同列言公宜在朝廷因留知諫院神宗立韓魏公薦公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代荆公爲相與惠卿議不協迨荆公入復齟齬求去元祐初封康國公諡獻肅此札白粉箋高八寸八分闊一尺二寸行書大五分十三行騎縫鈐古印

絳頓首猥蒙訪別以未由陛見不及舟次敘違甚爲悚戀不勝懇懇乍遠談對切冀倍加愛重爲最走此陳謝匆匆不宣絳再拜　從事同年兄　十七日書一角錢十三千七十七陌牋紙二軸並託求便人致錢塘知縣舍弟太祝處容易干煩不勝愧仄愧仄

又冲師詩帖

白粉箋本高八寸一分闊八寸七分真書大七分計
八行

絳偶成拙頌寄冲師長老潁川韓絳上
承師一指便心空萬象森羅觸處通別後自他知不隔漫
漫積雪起寒風

韓太祝留守帖

繹忠獻第四子子華弟玉汝兄也名位不大顯此帖
白紙高八寸七分闊一尺四寸餘楷書十三行

繹頓首再拜留守司徒侍中繹瞻懷館下馳情旦暮昨以
承乏牽冗久踈左右之問悚怍至深冬仲嚴寒伏惟台候
動止萬福區區嚮往末繇言侍仰冀保調寢味下情之望
謹奉啓不宣繹皇恐啓上
留守司徒侍中台坐　十一月十一日謹空

韓中書欽聞帖

縝字玉汝登進士第官至中書侍郎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公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顧爲轉運使及典郡嚴酷秦民有乳虎之謠此札白粉箋

高八寸二分闊八寸六分楷書大七分計五行

縝欽聞制命深副願言屬此守藩莫遑修慶嚮風馳想言敘奚殫繹又上

趙清獻山藥帖

公名抃字閱道衢州人進士及第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有鐵面之目知成都以琴鶴自隨政尚簡易未幾參知政事上書極論新法懇去位復知成都政益寬簡蜀郡晏然徙越州救荒盡術尋致仕遍遊名山人以爲榮元豐閒薨年七十七謚清獻此札白

紙本高八寸闊七寸行楷大四分計七行

抃啓辱誨示以南都山藥分惠曷勝珍感介還布謝崖略不宣抃頓首

知郡公明大夫座前卽刻　海柑四十顆容易爲獻皇恐皇恐

張文定留錢塘帖

公名方平字安道南京人中茂材異等賢良方正知諫院時西師未解願因郊赦引咎示信元昊竟降拜三司使請降手詔罷榷河北鹽父老皆迎拜于澶知益州定扇亂蜀賴以安英宗弗豫公卽爲承旨召草詔抗議立穎王卽神宗也拜參知政事憂去服闋知陳州極論新法之害判應天府闕伯微子廟得不鬻公真回天力也元祐初加太子太保五年薨年八十有五謚文定此札紙本高七寸三分闊九寸七分行書六行

賢郞在侍下留錢塘也今有疏慰告爲附達寵惠名茶不任愧感愧感中間示諭新製火爐告令買兩所因便寄及爲幸方平啓

沈學士屯田帖

公名遘字文通錢塘人舉進士通判江寧歸上本治論仁宗歎爲可用尋知制誥以事出知杭州明于吏治令行禁止遷翰林學士母喪歸廬墓卒年四十此

札白紙高八寸二分闊九寸餘行書大七分九行

屯田君士林之英方當進用於朝遽玆棄化衆所嘆也友于之情奈何奈何孔子稱仁者壽仁者不以年也謂聖人達死生之理而若常存之爾明哲深珍是庶可不傷于性焉遘上

歐陽文忠上恩帖

公名修字永叔廬陵人擢進士甲科以文章冠天下慶歷中知諫院論事切直帝奬其敢言嘉祐間知貢舉一變場屋險怪之習知開封承包公威嚴之後簡易爲治久之參知政事仁宗崩與韓公協議立英宗熙寧初被汙求退知亳州青州五年卒謚文忠此札

紙本高七寸八分闊一尺五寸餘大行楷十六行

修啓修以衰病餘生蒙上恩寬假哀其懇至俾遂歸老自杜門里巷與世日疎惟竊自念幸得早從當世賢者之游其於欽嚮德義未始少忘于心耳近張寺丞自洛來出所惠書其爲感慰何可勝言因得仰詗起居喜承晏處優閒履況清福春候暄和更冀爲時愛重以副搢紳所以有望者非獨田畝垂盡之人區區也不宣修再拜三月初二日

端明侍讀留臺執事

曾舍人局事帖

公名鞏字子固南豐人爲文章原本六經仁宗朝登
進士第通判越州罷鄉戸賦貸粟振飢有法知齊州
以疾姦急盜爲治連知福州亳州滄州神宗時過闕
留判三班院加修撰專典國史尋拜中書舍人掌戕
奏母艱去卒年六十五此東宋書紙背作高八寸餘
闊一尺二寸書十三行鞏字大逾六分尾押方印

局事多暇動履禔福去遠誨論之益忽忽三載之久跧處
窮徼日迷汩于吏職之冗固豈有樂意耶去受代之期雖
幸密邇而替人寂然未聞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曠弛實
自賢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謝左右庶竟萬
一餘冀順序珍重前卽召擢偶便專此上問不宣鞏再拜
運勾奉議無黨鄉賢 二十七日謹啓

曾學士益友帖

公名肇字子開舉進士元祐初擢中書舍人尋出外徽宗立時以恩赦甄敘元祐臣寮公請并錄死者訓詞哀厚讀者感愴遷翰林學士崇寧初落職四年卒兄布爲相公移書當引用善人扶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布不能從卒敗此札牙色箋高八寸四分闊一尺四寸七分行書大八分十六行

肇奉别行復歲暮傾嚮實倍常情但公私紛紛爲問不數甚自愧也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于憂國懇懇之誠反復數四不勝感歎衰拙于此豈能恝然偶再三則瀆終恐無補爾餘非會面不究所懷遠書萬一流落不可不慮也海陵過此相見誠如所諭所諭廣陵之傳適邸吏誤報乘流得坎任其自然未嘗以此爲念上下置之所

在皆爾非獨彼也歲晚益寒强食自愛爲祝肇又上

曾樞密嚮往帖

布字子宣幼孤學于兄鞏同登第附荊舒創新法驟見拔用尋觸怒去位紹聖初拜知樞密院崇寧初出知潤州坐贜賄落職卒年七十二謚文肅此札米色硬紙高八寸闊一尺五寸書十三行宋印二小方

布久別浸深嚮往昨承易郡尋復就職閑館方悲苦之初久矣馳問存照之素宜未知加誚邇來諸況何如京口頗便安否屈伸有命唯賢者能以理安但士論滋以爲鬱爾然不逞之人亦終不免則進退出處益可以知其非人力也諸所欲言非書可悉非久獲申前請則會晤有期矣區區非面展莫罄萬一布又啓

又知府帖

白粉箋高九寸闊一尺三寸四分行書大七分計十

三行

布頓首再拜布區區承乏守邊辱在鄰壤輝光潤澤之所霑被得以庇藏蹇拙所蒙固已多矣而撫循勞問眷與之渥愈久益隆孤朽之姿何以堪此佩服恩紀愧載而已登候略具前紙不敢重陳悃愊之私臨紙莫罄萬一伏惟幸察謹奉手啓不宣布頓首再拜上

知府安撫資政左丞台坐　十八日謹空

又賀夫帖

白紙本高八寸二分闊一尺一寸四分大行楷十行

布頓首還朝雖久未獲一接緒論傾企不忘比蒙枉顧不遺豈勝感慰秋意加爽切惟優游圖史之間諸况甚適拘文無緣造謁但增嚮往謹奉啓敘謝不宣布手啓上

賀夫學士侍史

王懿敏陜右帖

公名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仁宗擢知諫院方壯年遇事感發言人所難言歷守外郡再尹開封熙寧中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懿敏此

札紙本高九寸闊九寸五分書八行

素再拜啓陜右久藉才德宣布天子之惠一方安肅實解朝廷西顧之憂然偶淹使麾輿議甚鬱想進用之命不出旦夕伏冀寬以處之前迓寵數少慰門人之望幸甚幸甚素再行

錢待制公默帖

公名公輔字君倚武進人第進士歷官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帝問一篇上之尋以不草王疇制謫滁州團練使神宗立召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復以救滕甫黜薛向拂安石意出知江寧帝欲召還安石沮之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此札牙色紙高八寸闊一尺二寸行書十五行大八分許

公輔啓別久問稀日遲還轅之來得元珍書乃知憂禍歸於故里榮養未幾不遂雅志痛當奈何奈何冬序已晚不審孝履何若未由面慰惟冀節哀以力大事遠情所祝不宣公輔手啓　公默祕校大孝服舍　張微之同此哀苦料日得相依足以自寬季冬初七日

司馬温公題跋帖

公名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甲科歷事仁英神哲四朝熙寧中請歸洛卽家修資治通鑑成特進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神宗崩哲宗幼沖宣仁太后臨政起爲門下侍郎首罷保甲團教之厲民者拜尚書左僕射又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戒其邊吏無生事開邊隙公鋭意興治病亟薨年六十八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立碑賜葬紹聖中黨論起奪謚仆碑追貶欽宗初還謚建炎中配享廟庭帖白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七寸正書大逾指頂十七行端莊沈毅石湖所謂開卷儼然使人邪僻之心都盡者也但此蹟在陳亞之詩卷中不知何緣割出配入北宋諸賢詩翰也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龐公同爲羣牧判官故省副陳
公與龐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于榻下元豐二年八月
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稿相示追計五
十年矣嗚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後者
賴遺文耳茍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于世可勝道哉光竊
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
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于羣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兩淮帖

光再覆伏自兵興兩淮幾爲棄地朝廷雖欲漸謀經理而
兵食闕然未易倉卒辦也餘俟後訊詳具伏乞照知光再
拜

又陳謝帖

右伏蒙尊慈特有頒賜感佩之至但積下情謹奉狀陳謝

伏惟照察謹狀　月日具位

范學士公休帖

公名祖禹字淳甫中進士甲科元祐中拜翰林學士哲宗親政方欲大用會紹述之論與有相章惇意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尋爲言者論貶卒年五十八公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分別邪正平易明白雖賈陸不能過也此札紙本高九寸闊一尺六寸書四行押宋印三方

趙待制適聞在陳少卿宅安下承見報甚荷李曹來日參陪往迎接先狀續納去告令人同下也祖禹拜上　公休

錢學士起居帖

公名勰字穆父以蔭知尉氏縣召對安石許用爲御史以家貧母老辭奉使高麗力却餽餉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械治干請貴戚歛手積爲衆所憾出知瀛州再知開封臨事益精哲宗親政擢翰林學士兼侍讀章惇排詆不已罷知池州卒此帖白紙高九寸八分闊七寸五分行書四行得大令法

先起居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一帖先叔父修懿尚書儀同十八帖已上元祐庚午十二月知軍州事勰因移高陽安撫使辭壙遂命裝褫付沈氏以防遺墜云

又知郡帖

牙色紙高八寸餘闊一尺三寸行書十三行

勰頓首秪啓知郡工部鈐下末夏毒暑伏惟燕居之餘尊

侯萬福緦鄙鈍無狀誤被台札卽日遂西無由一詣門館
攀違下情依戀之至謹奉啓聞伏惟炤謍不宣緦再拜
知郡工部鈐下　六月九日謹空

呂肅穆子安帖

公名公弼字寶臣相夷簡子賜進士官至樞密使奏請勿并鄜延環慶爲一路使緩急難應又奏勿復肉刑荆舒創新法數面爭且將疏奏其從孫嘉問竊藁示荆舒預白帝遂出知太原時急秦鳳帥命公判秦尋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謚肅穆此札牙色紙高七寸八分闊八寸三分行書六行

子安學問博贍材智深遠豈能久困常選方朝廷搜揚俊異用特立之士何必借譽平常之流公弼再拜

章學士承示帖

公名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歷知汝潁二州還判太常寺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待之異於他使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寶文藏仁宗御集處以公爲嘉祐魁選因以命也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等州知學士復知揚廬宣潁卒年七十五此札紙

本高七寸七分闊八寸六分行書九行

承示諭張恢者鄉以胡公昆玉世契之厚待之以禮不謂全不循理切恐仰玷盛德然亦欲小警大戒可以完其出處諒惟深察公文如命頒下縣鎮矣衡悚息

唐中允征局帖

垌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言青苗法不行當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喜薦對賜進士出身帝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留之將用爲諫官疑其輕脫背己不除職垌果怒疏安石罪六十條上殿宣讀安石爲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卒此札白箋高

八寸闊一尺一寸四分行書半寸大六分

垌啓征局冗坐忽辱珍翰意快目明殊增欣慼昨日紙再納一番朝夕躬請左右次不宣垌再拜

彥遠尊兄侍史　午刻

蒲右丞夏中帖

宗孟字傳正閬州人第進士召爲集賢校理呂惠卿制手實法猶以災傷不預宗孟并請勿以豐凶弛張民病益甚拜尚書左丞誣奏人才爲司馬邪說所壞帝薄之御史尋論其荒于酒色出外再以慘酷劾奪職明年還職帥永興移大名卒年六十六此札白粉箋高九寸闊一尺一寸五分行楷大七分九行

宗孟頓首夏中蒲兵還辱榮翰遙懷德誼無時暫忘秋高氣清想惟邇日視履均勝南北遼邈江河阻修引領話言實勞鑒寐初寒惟冀倍萬珍衛手削草率不宣宗孟頓首知府鈐轄子中待制 十二日

王宗丞方面帖

公名鞏字定國丞相旦孫有雋才長於詩尤工書法

從蘇文忠游吹笛飲酒乘月黃樓文忠得罪公亦竄

賓州數歲還歷宗正丞跌蕩傲世宦終不遂此札紙

本高九寸闊一尺五寸書九行宋印三方

鞏啓疲病不支每過郡邑先自怵惕竟蒙長者先屈降車

旆雖懷德深矣而愧罪何言朝夕一趨門下以究鄙誠匪

懈之愚伏覬亮察謹奉狀　十月丁亥鞏頓首再拜

又泠淘帖

紙本高七寸四分闊九寸四分字半寸大六行

鞏已作泠淘一杯幸何如也區區所敘承惠團餅珍感之

至有翰示之聊陳謝誠無煩枉書爲報鞏再拜

王學士觀察帖

廣淵字才叔大名人慶歷中舉進士英宗居藩邸見
昵及即位累用爲羣牧判官諫臣言弗聽也嘗命書
洪範于欽明殿屏神宗立出外奏貸息錢逆合荆公
意復還擢仕終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

廣淵惶恐昨日承台軒降過適領手誨併深感悚表章奏
狀文字已精當謹却封納廣淵稽首　觀察太尉一日

王右丞朝散帖

公名安禮字和甫介甫弟早登甲科直舍人院蘇文忠下臺獄公力救卒得輕比尹開封決事稱神明元豐中拜尚書右丞紹聖二年知太原府卒年六十二

此札紙本高九寸闊一尺五寸書七行宋印五方

安禮啓辱手示承動止清勝深以感喜赴官何日便道冀一見方暑未閑自愛不宣安禮啓上　通判朝散陳公

李商老公闢帖

彭字商老自詡其書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筆格獵奇峭于誠懸體韻度于凝式而山谷亦謂其字有鍾王之風固專精六法以書名家者也此帖紙本高八寸七分闊一尺二寸五分行草大六分十一行

公闢家兄得彼相從當甚歡也然亦以親老思北歸何時遂耶小妹子與諸孤幸此糊口粗安勿煩爲念但念八已長成未有親三十已許與小子房　第十二子爲婚須俟念八了當方議之也令嗣去年相見或云未出京久不訪及諒當專令人來㛹所耳別紙示諭備悉來諭敢不在下懷耶未閑千萬珍重彭頓首

劉無言侍坐帖

燾字無言溫陵人以草書名世山谷續法帖云燾書不類古人或以江東羊欣目之此侍坐帖砑花粉牋高八寸五分闊一尺行書九行牛尾帖紙本高八寸闊九寸七分行書四行

燾再拜昨夕幸得侍坐早來廷中瞻望顏色不款奉告伏審晚刻尊候萬裕改月自當至左右適自局至家親賓紛然遠今未定旦夕專得面拜使還不備燾再拜

五伯父大夫　伯母縣君坐前

又牛尾帖

燾惶悚野人送至牛尾𩋾庖治寄獻願恕輕浼幸甚幸甚再啓

邵直閣到京帖

龥字仲恭丹陽人官直龍圖閣知蘇州書工正行史

無傳此帖紙本高七寸七分闊九寸字大六分九行

龥啓到京俗事區區遂不果頻上狀嚮往何可言秋暑尚
爾不審迹成公外動靜何如龥無狀承乏東排岸勉力秖
職未緣聚會謹勒手啓候起居唯祈以時保衛不宣龥再
拜　存道艮親司理閣下

呂汲公尚書帖

公名大防字微仲京兆人進士及第知青城縣英宗立擢御史以爭濮王稱考議復出知休盜熙豐間知秦州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恤民元祐初召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尋進僕射紹聖中貶循州至虔薨年七十一士論寃之高宗追謚正愍此札白紙本高八寸三分闊八寸四分行楷書六行大七分

大防頓首私門不幸息女喪亡伏蒙台慈特賜手問仰荷軫恤無任悲感未由面謝哀咽奉啓不次　大防頓首

尚書右丞台坐

蘇僕射守郡帖

公名頌字子容丹陽人第進士知江寧縣定丁產刻蠹成賦簡而易行旁邑視以爲法元祐中累拜右僕射中書門下侍郎紹聖四年致仕徽宗立封趙郡公二年卒年八十二公器局宏遠以禮法自持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大制作必就正焉

此札紙本高九寸闊一尺餘書十一行宋印三方

頌惶恐再拜頌守郡亡狀曰懼譴呵依賴陶鈞得以逸過非因歲序不敢自通左右上煩聽覽萬萬之懇何以寄言即日蒙恩窮病如昨瞻嚮門館恨乏羽翰惟以孤危仰誘明哲伏惟鈞慈矜念下情愧恐之至頌再拜

王樞密慶牋帖

公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俱第一哲宗立擢御史入臺即上疏論社稷安危罷斥惇確元祐中拜樞密直學士以救劉摯去位知河陽軍卒年五十一紹聖初坐元祐黨追貶司馬公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此札白硬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五寸

書八行宋印三方

巖叟再啓鄙陋自忝命得慶牋以百數事典而韻清辭工而意足未有如崧老之文者雖褒揚賁飾假借所不當而嘆賞珍藏其有已哉巖叟又上

趙郡王蒙餉帖

令時字德麟燕懿王孫也元祐六年蘇文忠守潁德麟爲簽書公事愛其才薦于朝坐交通罰金紹興中襲封安定郡王藁貧無以爲殮工草書筆遒而法足

此札牙色紙本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三寸行書九行

令時頓首辱惠翰伏承久雨起居佳勝蒙餉梨栗愧荷比拜上恩賜茶分一餅可奉尊堂餘蕒爲時自愛不宣令時頓首　仲儀兵曹宣教　八月廿七日

林副樞風範帖

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元祐初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詣浮僞士論浮薄不足玷從列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使希典書命逞毒于元祐諸臣希甘心焉紹述議起希皆密與擢副樞密惇布交搆布誘希畔惇遂罷出外徽宗時奪職卒後謚文節此札白紙本

高八寸闊一尺二寸行書大六分十四行

希再拜前此四年嘗於武林奉見風範然一往來之間未及深接嘉誼而心所傾嚮固亦異于此矣乖隔以來不審侍下福履何似希閑居吳門相望才數舍未緣前見徒積瞻跂輒奉手狀通問幸恕崖略不宣長樂林希再拜

劉君祕書文几　二月十三日手狀

又完夫帖

白紙本高七寸八分闊一尺一寸餘行書計十行

希啓前日辱屈臨感刻感刻歸聖兄㐧並入開寶睿遂當
獨牒奈何天清一室速治之開寶舍亦望令人諭主僧且
那與小子虞弁一二親情同處也恐見令姪般出便據之
也兼舉子紛然不可不先慮之也阻于面奉先此布一二
希頓首　完夫府判朝奉學士兄　十四日

蔣樞密辱書帖

之奇字穎叔宜興人進士第擢御史神宗時爲淮東轉運使修水利溉田活民以數萬計知熙州夏人不敢犯塞徽宗立知樞密院崇寧元年出知杭州尋以棄河湟奪職三年卒之奇歷中外以治辦稱特以畔歐公爲清議所薄有小人之目云此札白粉箋高七寸闊一尺二寸三分行書大五分計九行

之奇啓辱書承比來體履佳愈遠宧抱罕想難於行計也往使陜右乃所嘗到一味只有 人與兵馬便可以習帥才也呵呵承國門嘗見訪非諭及則不知也方暄自愛自愛不宣之奇頓首 彥和河州司戸二月二十日

又九兄帖

白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二寸三分行書十一行

之奇啓知遂往法濟不勝依依長安酥二斤葱雀鮓兩罐
水梨鳳棲梨各十枚山藥少許聊薦賓盤幸冀容納以鞠
大獄不果拜違愴恨之懷不能勝述乍遠乞保重不備穷
之奇再拜　九兄知府郎中

呂侍郎蒙恩帖

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提舉京城市易務帝聞其擾民問安石因令嘉問條析執以奏會曾布爲三司劾其多收息爲兼并出知常州紹聖初擢戶部侍郎知開封府專附惇卞多殺不辜徽宗時屢貶屢起卒年七十九此札白粉紙本高八寸五分闊一尺一寸七分行書十行大八分

嘉問衰晚無堪蒙恩進職易郡悉出交游延譽之賜將何補報有愧而已辱誨示副以慶函禮意之厚益重慚畏嘉問至青社累月乍脫東南之劇就一州之安良以爲幸但未知晤語之日馳情惓惓嘉問再拜

李朝請別紙帖

之儀字端叔滄州人登第三十年始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元符中詔勒停徽宗初坐作范忠宣行狀編管太平工尺牘入刀筆三昧仕終朝請大夫此札牙色箋高九寸二分闊一尺二寸行書大六分十三行

之儀再啓伏讀別紙延譽加重深畏非據頃自稍遠一向杜門時到田畝間與郵老周旋外塊坐而已高誼素所景仰裹粮而趨固所欣願況近在數十里地耶便當撥置以圖傾盡不愚早晚可回聞其婦家已有代期何猶遷延也丁君聞好事鄙語書於質轉應副過煩獎予皇恐皇恐叔黨定肯書否果得之足以借重也乍到過從必未閒又一端若將遠別得無應接稍勞否之儀再啓

孔待制莘民帖

公名武仲字常父新喻人中進士甲科元祐初官司業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歷遷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坐元祐黨奪職卒五十七所著有講義諸書此札

硬黃紙高一尺闊一尺七寸書十五行宋印三方

武仲再拜莘民府曹承議尊兄拜違俯仰期年公私多故久缺修問嚮往友益拳拳未始少忘即日秋氣澄肅恭惟燕居暇豫尊候動止休福武仲待罪無補不足爲左右道未緣晤對千萬以時保練別膺褒擢副此欣願謹奉啓上布不宣武仲頓首再拜

莘民府曹承議尊兄坐前　八月旦

陳忠肅嚴寒帖

公名瓘字瑩中劍州人中甲科官博士朝議毀資治通鑑公引神宗序命題得沮徽宗立遷左司諫極論惇卞之惡尋出外召擢給事中忤曾布斥知泰州坐子正彙訐蔡京竄台州脅取尊堯集窘辱百端終莫能害宣和六年卒紹興間謚忠肅此札紙本高八寸餘闊一尺二寸大行書十二行清勁有山陰典型

瓘啓仲冬嚴寒伏惟尊候萬福瓘蒙恩還敘兩官昨日祗
授聖恩深厚無以論報拜命感涕而已五八娘已成親十
娘在後月恐知之七六行謹此上問餘乞保重不備瓘拜
上
思濟使君大夫十三姐縣君十一月廿二日

陳侍御名謬帖

公名師錫字伯修建陽人熙寧中廷試帝親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公軾倚以爲政蘇公得罪詣臺獄親朋多畏避公獨出餞且安輯其家徽宗初拜殿中侍御史上言宣仁聖后有再安天下功請還司馬光等贈謚坐黨論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此

帖白紙高八寸七分闊九寸七分行楷八行

師錫頓首歲晏伏承德履休嘉辱手畢需餉名謬野人豈當厚賜仁者之粟懷惠爲多餘面謝不一師錫頓首

方迴監郡宣德執事

蔡丞相節夫帖

京字元長仙游人熙寗中進士使遼還拜中書舍人與弟卞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徽宗初被論居杭依附童貫入爲右僕射屢罷屢起不軌不忠卒致宗社之禍欽宗立貶儋州至潭死年八十天下以未正典刑爲憾性嗜書自名一家此札粉紙高九寸闊一尺二寸二分行草十行大八分

京再拜昨日終日遠勞同詣下情悚感不可勝言大暑不審還館動靜何如想不失調護也京緣熱極不能自持疲頓殊甚未果前造坐以悚怍謹啓代面敘不宣京再拜節夫親契坐前

蔡樞密雪意帖

卞字元度與兄京同年登科安石壻也紹聖中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性深阻寡言中傷善類凡八百三十家悖雖鉅姦猶在術中徽宗時知樞密院一以婦翁所行爲至當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謚文正紹興後追貶此札紙本高八寸六分闊一尺大行書八行筆勢飄逸但未圓熟

卞拜覆雪意殊濃旽晦大洽殊爲可慶蒙賜答誨尤以感慰適行首司呈賀雪笏記似未穩試爲更定如可用即乞令寫上也不備卞拜覆　四兄相公坐前

張丞相收錄帖

商英字天覺蜀人章惇薦擢御史摭事侵樞臣謫貶
哲宗親政召爲司諫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
詆至毀宣仁太后比之吕武其無忌憚如此大觀中
與蔡京立同異迨爲相小變其政故以傾詖之行竊
忠直之名宣和間卒紹興時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

云此札紙本高九寸闊一尺四分字大七分九行

商英惶恐女夫王𤅢之蒙收錄八月七日已解商水任薦
格餘溢遂可改京商英受賜與王氏均等今第二女夫楊
開還蜀輒令請見或恐下問河東北間事蓋楊生從商英
者二年矣伏恐上知商英惶恐再拜

章丞相會稽帖

惇字子厚浦城人登甲科熙寧中安石悅其才用爲三司條例官迨元祐初知樞密院于簾前爭辨役法語悖慢出知汝州哲宗親政起爲左僕射專以紹述爲能引用羣姦協謀報復詆宣仁太后爲老奸請斵司馬光呂公著棺幸帝不聽起同文館獄命蔡京等窮治又以孟后爲宣仁所立勸帝起掖廷獄託左道廢后窮凶稔惡徽宗立貶潭州又貶雷州徙睦州卒

此札白粉箋高八寸闊八寸六分行書六行

會稽尊候萬福承待次維揚想必迎待過浙中也宜與度應留旬日二十間必於姑蘇奉見矣冀盡從容惇別紙

張諫議東來帖

公名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令襄樂上書斥
新法士論壯之元豐中坐靈武詩貶會赦北還徽宗
立擢諫議大夫居職纔七日封事六十上尋坐元祐
黨謫復集賢殿修撰卒公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
浮休居士云此札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五寸書十二
行宋印三方

舜民再啓東來之人日聞動止獨以疎庸困於賓旅仁民
兼愛宜以此諒也別後如聞有愛女之戚不審事後中外
如何使節欃槍者一年和賤子兩遭起動今則遠矣奈何
長沙雖是舊游人今老矣奚能爲也已請覲矣必治陸行
大約秋冬之交可以登途一生契故盜無贈意至望至望
舜民頓首

又潭州帖

研花箋本高七寸六分闊一尺一寸行草三行

又得潭州法帖一部會去人速不及裱褙希勿罪也舜民頓首

劉少宰褒除帖

正夫字德初元豐間南省奏名犯諱當黜宣仁太后
命寘末級除左司諫解蔡邸獄政和中擢少宰以疾
致仕封康國公東歸賜詩畫硯筆寵行獻詩以謝歸
至盱眙卒年五十六謚文憲喜學書多作行法

正夫頓首又啓遠辱手翰得聞佳履殊用慰感正夫乍至
都下公私擾怵敘布草略惟亮幸甚他冀珍嗇以需褒除
正夫頓首

劉侍御穎叔帖

逵字公度隨縣人進士高第歷官中書門下侍郎初附蔡京躐進京敗稍反其政後爲趙挺之所賣余深等攻逐之星變以祠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此札白紙高九寸三分闊一尺二寸行書十行

逵啓辱七月五日賜教承已西上今想對還當有休嘉也秋暑未熄伏惟動止佳福逵山間粗好兒女來歸已餘月老年如夢寐間耳未緣款晤千萬爲國加愛爲國加愛不宣逵上穎叔制置大夫閣下　八月六日

林樞密右司帖

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以蔭爲員外郎賜進士第除開封尹治張懷素獄蔡京故與懷素游密得交關書請悉焚蕩京德之遂進同知樞密院集英臚唱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御史論其寡學黜知滁州復起知揚州拜節度使論罷卒年五十九此札紙本高八寸八分闊一尺餘大行書十行

攄頓首啓比不承誨下情渴仰知數辱訪皆失迎對但深愧感蒙教伏審晚來尊候萬福峴刻已領早暮當卜秖詣遞中馳拜覆不宣攄再拜　右司彥和尊兄坐前

陳待制詩帖

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官至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徽宗初嘗進迓衡集勸導紹述趙挺之又薦其所著樂書貫穿明備給札上之卒年六十八此帖牙色紙高一尺餘闊一尺行書八行無款

行藝當年帝所聞聲名久矣動簪紳文場秉筆淵源厚師席談經業履醇白髮忽驚蒿里暮青衫難問箬溪春兩京模範垂芳遠多少生徒淚滿巾

薛修撰三詩帖

公名紹彭字道祖自謂河東三鳳後人居長安官祕閣修撰出轉河東漕書名亞米南宮而緊密藏鋒得晉宋人遺意符祐間號稱能書此帖粉箋高八寸闊一尺八寸行書絶句三首共十二行

簇簇深紅間淺紅苦才多思是春風千郵萬落花相照盡日經行錦繡中

村落人間桃李枝無言風味亦依依可憐憔悴蓬蒿底蜂蝶不知春又歸

十日狂風桃李休常因酒盡覺春愁泰山爲麴釀滄海料得人間無白頭

李殿中鄰蔭帖

時雍字致堯號適齋官殿中丞崇寧間與米南宮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鼇二字字及半宮人簪花滿鬢由是聲名高壓米上又嘗以書流播外國內出絳紗封臂非奉詔不得書因濡墨襟袖作大字而結體嫵媚別自成一家此札紙本色深沉高九寸五分闊一尺六寸書九行宋印三方

時雍惶恐再啓曩者久依鄰蔭每款餘訓實爲幸會違遠寖久恨悵深極伏承下諭使部諸況索漠實爲縈滯戾鬱興議上方擇任耆俊如公豈久外者翹聽迅召入踐華劇下情不任頌願時雍惶恐再啓

周待制頓首帖

公名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初獻汴都賦萬言神宗召赴政事堂自諸生一命爲正仕至徽猷閣待制知順昌徙處州卒年六十六公善度曲製樂府傳世

此札白粉箋高約九寸闊一尺行書五行

邦彥頓首啓前日特辱降顧閑冷之中倍增感激負疴屏迹造謁不逮第深悚惕邦彥頓首啓

何侍郎屏居帖

公名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欽宗立

進中書侍郎極論割河北三鎮非是帝頗悟京城失

守從幸金營不食死建炎初贈大學士此札紙本高

八寸闊一尺四寸餘墨氣稍渝宋印三方精燦

㮚再啓㮚以不智與時背馳屏居滎陽稍習閑靜向來曲

折世俗自以不至艱勞今不復能然矣滎陽當車馬衝過

客游士尚復存訪輒避之郊野中窮磵谷緣巖壑往往忘

返乃煩高義問勞不忘顧何以承之但增感戚無緣面晤

不勝依依㮚再拜

又卽辰帖

紙本高八寸闊一尺五寸六分行書二十一行

㮚拜覆姑夫都大提刑寶謨郎中姑姑令人卽辰六月徂

C. T. LOO & CO.
41 E... STREET
NO. 504
HGT.
LENG.

暑稼寶告登恭惟疊組輝華宸眷益楙尊候神贊動止萬
福稟不振之蹤累侍所生嚴門忍貧仰藉鴻休知感知自
比嘗一再貢狀嗣以無謂弗敢溷籤史若瞻依一忱則食
息未始少替鄉閭霉雨霑足日來晴炎泉流易涸目今更
得甘霪一飽可指期矣江右擾擾聞已平戢威惠所孚固
宜屏跡知縣表兄徽恙已遂向安深切慶忭內除尊表安
問如織兩院姨恭人尊候曼福禁從之拜鄉里應有驅策
伏聽嚴戒不備稟拜覆

2616343 v. 3/4